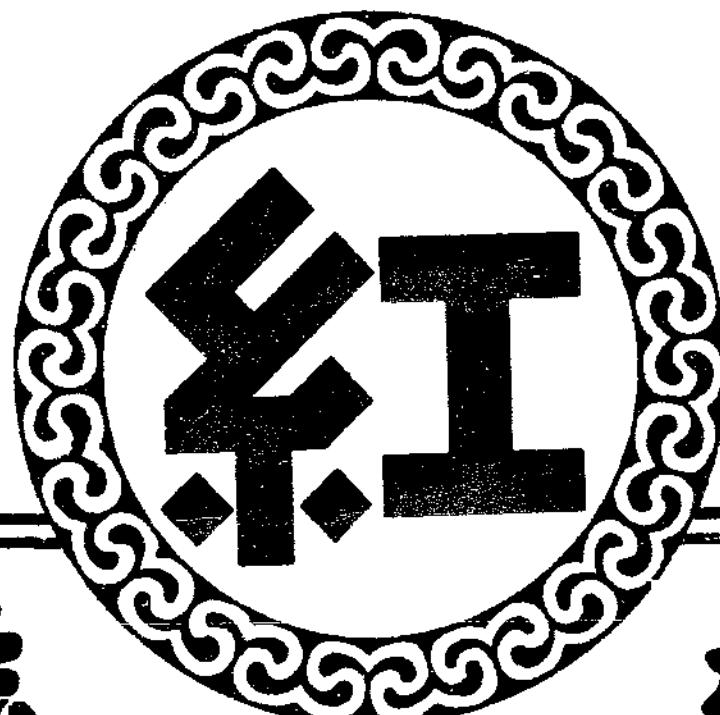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言志

雜志

期五廿卷二



上海圖書出版社印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美英華莊公司  
有限公司總理



目

次

# 第七十五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一月念五日發行  
陰歷癸亥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 短篇小說

朱樓鎖恨 ..... 嚴獨鶴

小瘦紅闇話墮 ..... 孫臞媛

文壇趣話 ..... 黃轉陶

試驗後 ..... 紅柳村人

滑稽畫 ..... 馮左泉

睡絨遺痛 ..... 許指嚴

新歌謠(尖頭鞋) ..... 程瞻庭

千家詩酒令 ..... 趙仲熊



# 紅雜誌





目

次

二

# 紅雜誌

得獎的一幕 ..... 楊冠倫

徐國樑出喪歌 ..... 雲女士

胡盧談 ..... 程瞻廬

嫁後之回憶 ..... 王西神

嫁後的倩雲 ..... 成秋鳳

##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 不肖生

第二十八回 剪紙枷救人鎖鬼 抽蘆席替夫報仇

新歇浦潮 ..... 海上說夢人

第七十五回 四臺錢情天撥雨 一封書醋海興波



## 編輯 瑣 話

(羣濟)

獨鶴在本雜誌上做的小說，向來很是賣力。性質却偏重於社會的居多。現在陰歷年關將屆，他因為要酬答一年來讀者的盛意，便格外賣力起來。特地做了篇言情小說，叫做『朱樓鎖恨』，篇中把一個小說家作為線索，用虛寫法將全篇的主人韻仙寫得隱隱約約，却始終沒有和這小說家會過一面。與本雜誌第一卷所刊『月夜蕭聲』一篇，有異曲同工之妙。

紅柳村人的一試驗後，說一對未婚夫婦起初大家說謊，後來自己揭穿，可發一笑。寄語醉心自由戀愛的男女們，還是仿照孫心石和吳碧城女士的成例，在未結婚前試驗一試驗，免得將來法庭上多一樁離婚案件，給律師們大賺錢啊。

年底將屆，本編輯部整理積稿，却得到了一篇指嚴先生的遺稿，還是從前快活雜誌賸下來的，文字之佳，諒為讀者所公認。毋庸鄙人介紹了。自七十六期起，因須刊登年底及新年稿，『嫁後』暫停。

高國等

# 大長城香煙

價廉物美



萬國歡迎

中國南洋兄弟公司



烟怪道都好  
是太長城香  
他們吸的也  
是大長城香  
部裡讚不

真好比一切的真  
烟都要好

這是大長城牌  
香烟你嘗試  
他的本丸怎  
麼樣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便商覽仕

日用

貿易

貿易

壯大

大觀

大觀

『學到老……學勿了  
『得此一書……萬事通曉

讀書萬卷……世務不曉……仔細想來……真正煩惱  
本書撰編……材料頂好……日用酬世……件件合着  
一本書……受用到老……社交應酬……處處得巧  
卷在手……價錢公道……諸君要買……務請趁早  
字體秀麗……

第一編 第二編 第三編 第四編 第五編

交際祕訣 廣註尺牘 文件備要 契據程式 束帖程式

第六編 第七編 第八編 第九編 第十編

新制禮節 分類楹聯 訴訟淺說 電報新編 電報便覽

全冊三甲一乙九實七函外寄加一費購埠折售角元種種



## 恨鎖樓朱

鶴·獨·嚴·



朱  
樓  
鎖  
恨

華吟梅是個文壇中的健將。他所著的文章和小說。刊布在各種報紙上和雜誌上的。實在也不計其數了。所以這華吟梅三字。在社會上頗也有些聲譽。可是聲譽越高。他的工作也越是加重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飲食。寢息以外。差不多沒有一刻手中會離着筆桿。他終年勞碌。祇有元旦這一天算是照例休息的日子。他好不容易得着了這一天的休假。却還有一件事情不能不辦。因為這幾天以內。那綠衣的郵差。每天總得到他門上光顧了幾次。每一次來。手中必定要拿着一大疊的賀年片遞給他。他接了來也無心細看。祇隨手放在信插內。預備索性到了元旦這一天。再重行整理一下子。按照地址分別答復。因此他一早起來。依舊走到書室中去。在信插中將那逐日積受的賀年片。抽了出來。堆在棹上。倒也高高的足有百幾十張。他到這時候。纔一張張的拿來看過。這些賀年片。也有很粗劣的。也有很精緻的。大小不一。顏色也不一。紅的。白的。五彩的。夾雜在一起。倒也十分好看。他約莫看過了幾十張。忽然在中間發見了一個。

南京圖書館藏

高不過寸半闊不過三寸的狹長形粉紅色小信封那信封却是封了口的封面上幾個字寫得非常娟秀像是女子的手筆但祇寫了受信人的姓名住址沒寫寄信人的名姓吟梅初以爲是別種信件來在賀年片裏面了連忙將那信封拆開來一看却格外納罕原來這信封裏面並無他物依然藏着小小的一張五彩賀年片這張賀年片並非是紙質的却是用各色的綢條編合起來的內中又襯托着一塊薄薄的紙版所以宛然成了一種絲織的卡片上面又用紅色的絲絨線繡着「恭賀歲喜」韻仙拜上八個小字字跡和信封上所寫的一樣却是筆畫很細繡得十分精緻吟梅到此已明白這信封上所以

封口的緣故是對於這張賀年片非常珍重恐怕開了口的信封容易失落但這韻仙到底是什麼人呢照這情形而論不用說是個女子了可是吟梅平日雖也有幾個女友確沒有什麼名字叫韻仙的便是親戚之中也沒有這樣一個人更奇怪的是他既然買絲親繡着這樣美麗的賀年片寄給吟梅諒來對於吟梅必定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或是格外敬重的意思却何以連自己的姓氏和住址都不說明教人無從答覆呢吟梅這時且把別的賀年片擋着祇將這張賀年片翻來覆去看個不住却總思索不出一個所以然的道理來一會忽又看那信封上貼的郵票却是三分知是從外埠寄來的再看那郵局的印

戲。簡直模糊不清。依舊辨不出是那裏寄來的。吟梅正在這裏想得出神。忽然他的夫人走了進來。一眼看見吟梅呆呆的坐着。便笑道：「今天是個元旦。天氣又好。你難得有這麼一天閒着。還不出去遊散遊散？」獨自一人悶在書房裏。則甚難道。遠有什麼文章要交卷麼？吟梅回頭一看。見是他的夫人。猛然將手向大腿上一拍。道是了是了。我想這張賀年片。一定是我寄給你的。你的朋友當中可有什麼名字叫韻仙的？說着便將那賀年片遞給他夫人。他夫人接過來。一看。搖着頭道：「這張賀年片倒很講究。但我却沒有這樣一個朋友。吟梅道：「這就奇了。你不認識這樣一個人。我也不認識這樣一個人。却何以特地寄了這

樣。一張賀年片來呢？」他夫人聽他這樣說。低頭想了。一想便道：「外面有信封麼？」吟梅道：「有的。」說着又將那信封授了過來。他夫人看了一眼。就微笑道：「這信封上面明明寫着你的名字。那當然是寄給你的了。何又假意說是我的？」哦！我知道了。有了這樣的妙人。又有了這樣絕妙的賀年片。怪不得你要對着這張小兒的片兒神思顛倒了。越是不寫住址和姓氏。越顯得是很密切的知己呀！你自有你的緣分。能消受得了。人家這樣好東西。好情意。何苦又牽扯上我呢？說起人家這樣好東西。好情意。何苦又牽扯上我呢？說時竟含着幾分薄怒。吟梅知道他夫人是有些醋意了。暗想似這般的誤會。真是毫沒來由。但被他這番話倒也說得無可置辨。祇索付諸一笑罷了。

過了幾個月之後。一天晚上。吟梅在外面略有些應酬。喝了幾杯酒。醺醺然的回來。走進自己房內。祇見他夫人斜倚在一張沙發上。手中拿着一本書。低着頭。在那裏看。吟梅進來。他也好像沒有覺得。吟梅便輕輕地挨着他肩頭坐下。說道：「什麼好書？」竟看出了神。他夫人見了他。便將書一掩。說道：「我正有一件事要問你哩。今年新年時候送給你賀年片的那個韻仙女士。到底是什麼人？和你有什麼交情？」吟梅笑道：「你又來了。我當時已經對你說過。連我也不知他是何人。你只是不信。如今已隔了好久。還要尋根究底。你這醋勁兒也。就太利害了。」他夫人道：「你真個和韻仙是素不相識麼？」那樣倒也沒有什麼問題。不然。

祇怕你知道了這個消息。一定也嚇一大跳呢。吟梅一聽此話。十分詫異。道：「什麼消息要累我受驚？」他夫人自己去看好了。說着便將手中那本書遞了過來。吟梅接過來。一看。見是他常年訂閱的一本婦女雜誌。便道：「這裏面又有什麼驚人的消息呢？」他夫人道：「你且別忙。先看了那第一頁的照片。再說。」吟梅依言將那本雜誌翻開來。一看。祇見第一頁上就印着一張女郎的照片。那相貌極其美麗。又極其靜穆。上面却刻着一行字。道：「韻仙女士遺像。」便訝然道：「這韻仙女士已經死了麼？」他夫人自然是死了。後面還載着他的遺書哩。說時又從吟梅手中將雜誌接了過來。翻開後面幾頁。指給吟梅看。道：「你細細一讀。」

他這封遺書就知了。吟梅急忙看時，只見是用銅版印着的一封原信，上面却祇寥寥數語寫道。

編輯先生大鑒。韻仙死矣。韻仙之死於名譽無損。於情愛無關。然而不得不死。亦大可慨矣。韻仙曷爲而死。其事可不必言。亦不願言。今所有求於先生者。則以韻仙平日頗好學詩。詩雖不工。顧積稿已盈帙。曩者雅不欲以此示人。今死矣。敝帚千金。竊自珍惜。因特寄呈。乞刊諸貴雜誌。以就正於當世。詩人並附小影一幀。不妨以眞面目對人也。至姓氏里居。不願復告。此身既死。豈爲留名。但令讀吾詩者。知天壤間有此一可憐之女子。足矣。韻仙平日實爲愛讀貴雜誌之一人。故敢奉瀆。想博雅。

君子當加矜諒。不以鄙陋見棄也。此頤

纂社

韻仙拜上

這一封信之後。又加着那編輯者的一段按語道。韻仙女士不知何許人。以前從未向本雜誌投稿。遍查訂閱本雜誌各定戶中。亦無此名。今得是函。頗以爲異意者。女士殆今世之傷心人也。附來詩稿。亦多哀婉可誦之作。應如所囑。卽爲付刊。以下便接續刊着那韻仙女士的詩稿。却祇有十餘首。下面註着『未完下期續刊』。吟梅把十幾首詩都看完了。便道。這詩做得很好。竟可算得是個才女。這韻仙女士。究是何人。又因何致死。真令人費推。

測了他夫人道詩的好壞。我可不大懂得我祇愛他這封信上的字真寫得好。女子當中實在是不多見。

的吟梅一面點頭一面也對着那封原信細細的看了一回。忽然放下了書在身邊掏出一本日記簿來。

在日記簿中翻了一會檢出一件東西來。他夫人一眼瞧見就知道是那張賀年片依然連信封放在一

罷。另是一人也罷。現在人已死了。任是多情也無法想了。吟梅聽說也不答話。祇長長的歎了一口氣。

又過了幾年。吟梅嫌他原住的地方不大清靜。已搬了一處。所在那地方很却幽僻。他的寓所門前是一條很狹的馬路。馬路對面却是一所小小的洋房。洋房旁邊種着幾棵樹。倒是很高大的。蓋造這所洋房的主人自己並不來住。却轉租給別人在吟梅眼中。

上印着的字跡細細的比了一比。便對他夫人說道。你看這兩種字跡竟宛然出自一個人的手筆。我起初還以爲天下同名的人很多。未必這絕命的韻仙便是那賀年的韻仙。如今看來却確乎同是一人了。說着便不禁有些悽惶起來。他夫人道同是一人也。

之後獨自一人撥了一張小籐椅去放在馬路旁樹一些官派。吟梅也並不放在心上。一天傍晚。吟梅新浴

陰底下坐着納涼。披襟當風。覺得很是爽快。這個當兒。忽聽得呀的一聲。那洋房上面的洋台門開了。便有人說話的聲音。吟梅偶爾抬頭一看。見是兩個女子。在那裏輕輕地談天。一個穿着一身白紗衫褲。手中拿着一個玻璃杯。在那裏慢慢的喝着。像是個少婦的模樣。那一個站在旁邊。穿着一件湖色細夏布衫。下面束着花洋紗短脚褲。梳着一條辮子。手中拿着一柄小小的蒲扇。扇個不住。却是個十七八歲的女郎。這女郎先說道。姊妹。今天天氣好熱。我們到了夜間。何不也坐部汽車出去兜兜風呢。那少婦不就答話。停了一會。纔歎道。你真快活。有這樣好的興致。大約是前夜和此地那位姨太太去兜了一次風兜。

出癪來了。我却如失了知覺。一般連天時的冷熱。都有些不覺得了。那女郎道。姊姊。我要勸你。你的境況。別人或者不明白。我難道還不知道麼。但是事到於今。也祇好得過且過。何苦終日抑鬱。徒然將自己的身子苦壞了。又有誰來憐惜你呢。這也很不犯着呀。……他二人說話的聲音。并不很高。但這時路上很靜。吟梅又恰在樓下。所以約略聽得清楚。他當下由不得要格外注意。又仰着頭向那少婦望了一望。祇見他容貌非常秀麗。只是秀麗之中。又顯着十分憔悴。看他這副神氣。又聽那女郎方纔所說的那番話。可以決定他是個身世可憐的女子了。吟梅想到這裏。正要再聽那少婦說些什麼話。不料他祇輕輕的

歎了一聲。一言不發，竟自進去了。他進去之後，吟梅又陡然發生了一種感想，覺得那少婦似乎很是面善，像是在那裏見過的一般。便仔細思索了半天，忽然想起，道是了。這面貌的確很像。但是天下那有這種奇事呢？

吟梅有個妹子，叫做雲瑛，在學校中讀書。平時寄宿在校內，每逢星期回家，有一個星期日，他回得家來，和吟梅夫婦二人隨意閒談。談了半天，雲瑛忽然對吟梅說道：「哥哥，你天天做小說，我如今却有一段很新鮮，很曲折的小說材料要供給你哩！」吟梅笑道：「你有什麼材料供給我？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了。我這兩天正在文思枯窘，找不到好材料哩！」雲瑛道：「你休

性急，且待我慢慢地說與你聽。新近我們校中來了一個同學，姓袁，名紹珠。我起初也並沒注意他是什麼人。後來問起，纔知道他就是對門劉公館裏那個少奶奶的妹妹。他自己家不在上海，所以寄居在他姊姊家裏。他爲人倒很和氣，和我也很要好。彼此相熟之後，他便和我談起他姊姊的身世，却真是可憐極了。他的姊姊到現在也還不過二十來歲，我並沒有見過。據他說，相貌還比他好得多哩。他姊姊從前也在學校裏讀過書，資質很是聰穎，在校中算得一個高材生。他學問既好，容貌又生得美麗，不用說是很動人企慕的了。如今那些男女同校的，固然容易發生戀愛，便是男女不同校的，祇要那一個女學校。

裏有了著名出色的女學生便自有那相當年齡相當程度的男學生會設法來和他親近希望達到美滿的目的所以在滑稽家的口中說起來這些男學生簡直像是獵戶社交公開四字便是他們所用的工具了雲瑛說到這裏吟梅的夫人便笑道那麼像妹妹這個樣子也算得是個很出風頭的女學生了不知已遇到了什麼獵戶沒有雲瑛道嫂嫂真不是好人我是隨意談論你怎麼就說到我身上來呢我原算不得出風頭却也很反對這種無誠意不真確的戀愛哩吟梅忙對他夫人道你休打岔快讓他說正文罷雲瑛便又續說道紹珠的姊姊在當時雖有許多人以他爲目的物可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人

家無論怎樣來親近他他却一概棄之不顧原來他思想很是特別早已抱定一個獨身主義他說無論男女祇要一有了兒女之情室家之累就加上了許多牽絆在學問上面事業上面都不能專心致志了他自問將來很想做一個女界中有用之人所以不願把他的精神和身體銷磨在無用的路上去他這番議論倒也居然博得他父母的同情已經允許讓他獨行其志不來相強這豈不是很好的事情麼無奈造物弄人真使人不由自主到後來却忽然又起了一風波了這禍根的起源便要算這劉公館的主人紹珠的父親是個候補縣知事這劉公館的主人却是個省長和紹珠的父親是同鄉而且還帶着些世

誰。紉珠的父親有了這個淵源在劉省長到任之後。少不得要去走他的門路了。這位劉省長竟自一口答應可以立刻給他一個優缺但有個交換條件。這交換條件却很奇了。他不知怎樣會曉得袁家有這樣一個好女兒。所以要求他父親將紉珠的姊姊嫁給他家作媳婦。可笑這紉珠的父親一時利祿薰心。祇貪圖和省長做親家可以得着他的提拔。其餘便一概不管。竟連這劉省長的兒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都未曾細打聽。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將這頭親事應允下來了。這頭親事既已答應紉珠家姊姊的獨身主義。當然是破壞了他爲這上面心中已十二分不願意便和他父親大鬧要取消婚約。可是

是他父親這時的心理祇想巴結上司那裏會肯顧全文兒呢。鬧了好久。婚約還是不能取消。非但不取消而且很迅速的將紉珠的姊姊嫁了過去。這個時候紉珠的姊姊還不知底細。以爲獨身主義雖然不能堅持。但使他的丈夫能成個人材。那麼自己總算是曲從父命也還罷了。誰知出嫁之後。纔真是身入火坑。原來劉省長這位少爺竟是個有神經病的廢人。他們自己有了這樣一個病廢的兒子。却偏偏還要來害別人家的女兒。真不知道是什麼心理。大約祇可以說是前生冤孽了。紉珠的姊姊到此地步。當然不能再忍耐。便存了一個厭世之想。好在劉公館中碰來碰去。都是些鴉片煙鬼。他便毫不費力的弄

了。生。煙。吞。將。下。去。預。備。就。此。一。瞑。不。視。可。以。脫。離。  
這。個。惡。濁。世。界。果。能。如。此。倒。也。是。個。大。解。脫。但。是。他。  
到。底。沒。有。死。生。煙。纔。吞。下。去。又。被。人。發。覺。了。請。了。西。  
醫。來。硬。逼。着。灌。救。了。一。番。重。又。救。活。了。經。了。這。次。變。  
故。劉。家。夫。婦。對。於。這。新。媳。婦。的。行。動。便。格。外。注。意。竟。  
另。外。派。定。了。幾。個。僕。婦。晝。夜。監。視。着。他。防。他。再。尋。死。  
這樣。一。來。他。越。發。成。了。個。囚。犯。了。級。珠。的。姊。姊。見。自。  
殺。不。成。反。受。此。累。便。索。性。對。衆。宣。布。說。以。後。決。不。再。  
尋。死。了。要。求。他。們。撤。去。監。視。迴。復。他。行。動。的。自。由。劉。  
家。夫。婦。也。自。知。有。些。對。不。住。這。個。媳。婦。便。又。說。了。許。  
多。好。話。來。安。慰。他。一。面。就。漸。漸。的。將。那。些。特。設。的。監。  
視。員。撤。去。了。可。是。暗。中。還。防。備。得。很。利。害。其。實。這。級。

珠。的。姊。姊。遭。着。這。樣。的。磨。難。便。算。軀。殼。不。死。他。的。精。  
神。上。早。已。如。槁。木。死。灰。毫。無。生。趣。了。他。無。可。慰。情。之。  
中。還。幸。虧。這。個。妹。妹。和。他。常。做。伴。隨。時。勸。慰。着。他。可。  
以。略。解。一。二。分。的。愁。苦。然。而。人。生。的。不。幸。也。可。算。是。  
至。此。而。極。了。雲。瑛。祇。管。滔。滔。不。絕。的。在。那。裏。說。個。不。  
住。吟。梅。却。垂。頭。不。語。像。是。想。着。什。麼。很。深。沈。的心。事。  
似。的。雲。瑛。便。笑。道。哥。哥。又。在。那。裏。出。神。了。難。道。我。  
面。說。你。已。經。一。面。在。那。裏。起。小。說。稿。子。了。麼。你。如。  
果。真。要。做。小。說。我。還。有一。件。事。可。以。告。訴。你。你。務。必。將。  
他。加。上。這。篇。小。說。就。格。外。有。趣。了。級。珠。還。告。訴。我。說。  
他。姊。姊。的。性。情。真。有。些。特。別。在。他。從。前。抱。獨。身。主。義。  
的。時。候。對。於。那。些。男。子。都。不。放。在。眼。上。却。是。心。坎。中。

朱樓鎮恨

一二

祇佩服着一個文學家有一年曾特地親手繡了一張賀年片寄給那人却又不註明自己的姓氏和住址。紹珠就問他你既然佩服這個人何不將住址告訴他以後也好彼此通訊。他姊姊便道你這話又不知我的心事了。我佩服這個人是佩服他的文才並不要和他發生什麼情感。這回寄一張賀年片給他也不過是表示景仰而已。這種舉動很純潔又很簡當。倘若告訴了他住址通起訊來倒又覺得沾滯了。我也會問紹珠他姊姊所佩服的是什麼人。紹珠說當時並沒十分留意。如今過了幾年也早忘記了。可惜紹珠已經忘記不然我倒想多一回事。將紹珠的

姊姊這種不幸的境遇詳詳細細細地寫封信去告訴那人。祇怕他也要灑一掬同情之淚哩。雲瑛這句話纔說完。吟梅的夫人就急急地問道那麼紹珠的姊姊叫什麼名字。你當然是知道的了。雲瑛將個頭側着想了。一想又道。紹珠確會對我說過的不知怎樣的一時竟記不起了。吟梅的夫人道。你記不起我倒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叫韻仙。雲瑛拍着手道。一些不錯。確是叫韻仙。但是他的名字嫂嫂怎會知道。豈不又是一樁奇事麼。吟梅的夫人含笑不答。祇拿眼望着吟梅。吟梅却皺着眉頭閉着眼睛。一言不發前面的衣襟上却已有好幾點溼印了。

記客談黎危夫人事



# 小瘦紅閣話墮

媛·麗·孫·

黎黃陂之爲人。無才而多慾。故往  
往爲一念所蔽。墮入宵小之陷穿。  
而苦無術以自拔。其所賴以維持。  
調護者。則其次妻危夫人之力爲  
多。客有與黃陂稔者。嘗習聞夫人  
事。述以告予。予爲約略記之。亦民  
國女界史之資料也。夫人贛中產。  
父名有持善書法。屢爲人書禮聯。  
蒼秀有致。人恆珍之。夫人少時不  
知以何因緣淪爲北里人物。清季  
操業漢皋營香巢於南城公所。時

黃陂官協統偶爲狹邪游。見夫人。  
大悅之。夫人亦信黃陂必奇貴。願  
委身以相從。黃陂許之。遂納夫人。  
以歸。夫人初固有夫。曰鄭鴻壽。及  
既適。黎氏夫人猶不忘鄭。每周卹。  
其匱乏。使毋失所。論者多之。黃陂  
初任總統時。鄭以夫人之先容。得  
廁身於白宮衛隊。俸給頗優。而其  
言於黃陂也。則曰。鄭爲中表行黃  
陂信之初。不加察。夫人與鄭乃得  
時通款曲。幾忘糟糠下堂之苦。黃  
陂每挈夫人乘汽車出。必令鄭爲

小瘦紅闌話墮

二

駕駛夫人偶獨出亦必鄭爲之御。於意始愜其篤於念舊如此。夫人居白宮每召鄭入喝喝聚語黃陂至侍者趨告鄭卽潛出或夫人轉入他室以迓黃陂而黃陂莫之知也。黃陂在總統任時月給夫人金五百及旣去職則月才二百金耳。

人之於黃陂參與帷帳之事實所恆有匪但復職一事爲然黃陂之信任夫人亦視其他策士謀臣爲尤篤卽觀此次之被逼去位所以

命之頗末其中事狀有爲局外人所未嘗與知者是亦革命黨人功罪得失之林不可以不記也某君之言如左。

辛亥二月趙聲黃興謀在廣州起義先期約李燮和張通典及留學生林烈士文等至香港愉園密議其事張通典力言其難趙黃默然實與有力蓋方黃陂入曹吳之說有躍躍欲試之意其左右多持異議黃陂不能決乃以謀諸夫人得

夫人一言意始大定毅然入都就

臣可也。

辛亥廣州革命之史片

李燮和胡國樑柳聘儂黃一歐盧叔雍袁佩生等至廣州張爲言於夏壽華留居巡警教練所陳等初

不言其來何事。二十九日晨餐後，陳等乃言是日下午五時起事。張嘆曰：「克強不用吾策必無成，奈何？」及晚餐時，聞槍聲，陳等欲往炸巡警道王秉恩，學生二十餘人和之。夏與張尼其行，誠曰：「徒焚一警署，靈山之圍盡以其功讓郭人漳時，」

郭方革職，趙跋欲其開復冀其得握兵柄，共圖大事也。郭旣開復，竟譖趙於粵督，指爲革黨，趙之不得志於粵，以此其後，郭又多方欲殺趙，幸而獲免。郭與黃興亦舊交，後竟屢譖粵督，誣之謂苟捐十萬金，必得黃頭袁樹勛爲所愚弄。先後報銷至十數萬，皆批准，而郭乃益

居兩日，夏張爲護送而出，故是役湘人皆免於難。

先是趙聲於丁未春，奉粵督命往欽州迎敵，捷於那旦，攻那彭，破米仔村，平白鶴洞，定鳳皇墟，解欽州，也驅幹雄，卒著勇名。忽於去年秋死，其死狀乃大奇。先是郭獲博進三萬金，負者以銀行支票與之，翌日往取，銀行告以款已兌去。郭怒，頓足大罵，旁有一客似亦爲取款來者，覩郭狀，輕撻其腕，勸曰：「事可商量，何必盛怒？」至此言已遠去。郭歸，覺臂痛至不可忍，由是病臥牀蓐，呻吟至苦，不數日即死，終莫知此客爲何如人也。今以郭之所爲證之，毋亦其賣黨叛羣，殘賊險狠之已甚，乃卒獲如是之慘報乎？

噏、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胡衍鸞（號  
毅生）於事前會議時承認自率  
百人守南門拒李準兵入及既出

發黃興直往攻督署衍鸞乃微服

乘佛山火車遁去李準兵入城閉  
門故革軍一敗塗地黨人駢首就  
戮皆衍鸞罪也已而趙聲率二百  
人至則已不得入以城旣嚴閉且  
事敗無內應故使衍鸞不遁則趙  
聲得入城大功成矣聞但懋辛被  
繫於巡警道署時亦屢言廣州之  
趙以不得入城而波憤恨成疾幾

敗實爲衍鸞所誤乃衍鸞事後諱  
飾謂以往順德一帶有所運動故  
遂不克兼顧以至於敗是直欺人  
之談而已

衍鸞之兄漢民初名衍鴻素侮趙  
聲積不能黨人相約開會力予  
和解漢民悻悻無言趙聲欲利用  
粵人共圖大舉乃趨漢民前執其  
手曰疇昔之事罪皆在我君其恕

也時張鳴岐聞譟在港報告其事  
於督署亦頗疑漢民酈之港督以  
趙嘗發炎姑指爲腸癰病亦懸擬  
其詞云爾豈足信哉

黨人起事時張鳴岐自督署後牆  
之漢民陽悅願以趙爲軍心所歸  
附仍嫉忌之及三月廿九日之敗  
逃出至水師提督署卽大出賞格  
謂凡斬一頭來獻者無論有無髮  
辦皆賞百元於是巡防營逐戶搜

查妄殺無辜良民以博得賞金爲快死者至二百餘人之多匪惟無辦少年多被慘僇已也有老人挑賣餽餉者坐關帝廟門側一兵趨前直斫其頭去（某君自謂嘗親見之）亦受百元之賞噫清季官吏之嗜殺於斯爲極其終激成亡國之巨變宜哉

### 陸武鳴佚事

陸幹卿（榮廷）之居宅在武鳴城中極園林池館之勝城故湫隘文廟縣署而外幾盡購爲園地有阿

婆廟者香火極盛後亦圈入園中廟仍不改會值阿婆誕日陸特遣人至粵購備儀仗鼓樂歸昇神出游園中結彩張燈恣人游覽者數日時張鳴岐爲桂巡按陸邀之往具酒歡讌旬日始返此民國四年事也及帝制籌備事起陸初亦甚昧昧其夫人及公子以與龍濟光爲姻戚爭勸陸與龍合附袁以自固且相率監視其行動不令見客故夫帝黨之鬼蜮及舉國人心之向背殊無所聞迨至莊蘊寢遺

人赴桂說以反汗陸始恍然大悟而所部於是倒戈矣袁旣逝世陸嘗一度入都與聚仙班金好好狎賭遺極厚都人頗豔稱之至以興蔡松坡眷小鳳仙事相提並論實則蔡之狎鳳乃含有政治作用於其中而陸則非其比也時段合肥爲首揆設讌款陸召譚鑫培演劇譚辭不赴段怒強拘之往譚大憤恚遂坐此致疾以死陸曰是以吾故也爲歎息者屢陸素嗜犬督桂時畜獵犬數頭甚雄偉犬每蟠伏

階下陸輒就而拊摩或讌客一至具茗後卽蹲地弄犬以爲樂其疏率有如是者

良弼佚事

清季之良弼人皆知爲排漢黨魁而不知辛亥革命時京師漢人幾被屠僇之慘其幸而獲免者則良實阻之也方武漢初起義時民軍持偏激主義往往有殘殺滿人事清廷聞而恚甚集貴族要人會商主盡捕京師漢籍臣民駢僇於市以爲報復衆皆曰可將下令矣時而良被狙擊死良初受炸僅傷一

良統禁衛軍一協兼供職軍諮府聞廷議決策如是急率所部馳詣宮門求見軍諮府大臣載濤痛陳屠僇漢人之非計謂此適足激動

舉國之公憤助民軍成事而促清廷之亡幸亟以某言奏聞請朝廷立罷此議某俟報可乃率隊去否則請先倒戈不願與公等俱盡也

協嘗力阻清廷勿輕起用且吳祿貞之被害良實昌言謂爲某公所使故某公益銜良良遂不得不死矣夫使良不死固終非漢族之福第此一度野蠻之屠殺得彼一言濤聞而動容遂爲入奏載濤亦可君疑始嘗爲文記述甚詳予爲撮其大略如此



## 文壇趣話

黃轉陶

我做了文人百趣。濟羣說搶他文壇趣話的生意。本來我想不做了。後來一想。我橫豎是不怕難爲情的。爽爽快快的做文壇趣話。實行搶他的生意罷。但是他做的是快活林點將小說同志的趣話。我做的是星社裏的趣話啊。

一天下午。我同烟橋佩萸碧波菊高五個。給他。這封信被一個朋友拿了去。現在去人在吳苑吃茶。大家談論賡變爲甚麼不調查。至今還沒有着落。菊高搶着道。你終來。直到太陽落西了。賡變方慢慢的踱來。

大家便責他爲甚麼來得這樣遲。他起初祇說有椿要事。所以來得遲了。後來被大家逼着他。纔說因爲一個女友寫一封信。不知道的。但是我終有些不信他的話。佩

文壇趣語

二

莫道是啊。他成日成夜在外面不知做什麼。其實他沒有一些要緊事的。烟橋在一旁笑着道：照這樣說我可以把八個字形容他叫『終日營營無所事事』。

有一次星社雅集在蔣吟秋家裏。吟秋是

歡喜養黃雀的。大家講到黃雀是吃甚麼來非常迅速。這時大家正在吃西瓜子。逸梅囁着不會吃。烟橋遂卽道：『逸梅啊，豈可人而不如鳥乎？』

濟羣道：我在今年八月裏同卓呆若狂到過蘇州一次。得識賡夔轉陶菊高諸君。據逸梅眠雲等幾個熟朋友說。賡夔最喜歡同女友通信。所以他家的戶限也低了幾寸。我不覺訝道：他同女友通信和戶限有甚麼相干。無端要低了幾寸呢。逸梅笑道：是給郵差踏低的啊。說得同遊諸人都哈哈大笑。

烟橋說：賡夔寫情書是終日營營無所事事。其實不對。因為這其中正大有事做。不過我們不曉得他做的是甚麼事罷咧。



## 試驗後

紅柳村人

孫心石和吳碧城女士本來都是牖民大學的學生。他們爲着雙方面貌上的欽佩情願進一層而爲夫婦。然而他們又慮到婚姻是終身大事未便潦草結合。於是他們爲着防患未然起見都主張先做一個月超然的朋友試驗。倘然在一月內兩人友誼間超然的試驗認爲滿意時便履行做夫婦的條件。

### (第一個禮拜)

他們倆都守着客氣的狀態都以爲愛情是神聖的。孫心石和吳碧城女士本來都是牖民大學的學生。他們爲着雙方面貌上的欽佩情願進一層而爲夫婦。然而他們又慮到婚姻是終身大事未便潦草結合。於是他們爲着防患未然起見都主張先做一個月超然的朋友試驗。倘然在一月內兩人友誼間超然的試驗認爲滿意時便履行做夫婦的條件。祖田父親又有存在裕國銀行裏三萬塊的現錢。據說他將來預備給我結婚時用的。我想我結了婚之後也不想有什麼進取一年收收租米也可以敷衍了。將後上海也不免要預備一所公館的有興味時。

在鄉下休養休養厭煩時便到上海去散散心。我希望我倘然能夠得到一個像你一樣好的人。我一定要實行這計劃了……碧城也說道我家裏雖沒有像你一樣清爽遠有幾個弟妹。但我母親最歡喜我陪嫁的東西決不會少的。你說要像我一樣好的人才肯娶我心裏也似乎要有像你一樣好的人我才肯嫁。橫豎我們要試驗一個月呢。但第一個禮拜我簡直覺得十分滿意了。

(第二個禮拜)

他們覺得平常太客氣了於是種種舉動上覺得比較的要放任些。起初他們在公園裏談談心十分愜意。但現在忽然覺得公園裏的光線太充足似乎有

不方便的地方啦。於是因環境上的需要往往到熟人走不到的影戲館裏去消遣。心石時時露着欲言又止的神氣。碧城也時時有臉紅的樣子。兩人都承認他們的婚姻試驗格外來得順利了。

(第三個禮拜)

他們倆時時在影戲場裏看影戲。每到戲館散時心石總格外殷勤地請着碧城吃菜逛遊戲場。總要到了夜深才分別。雙方都有依依不舍的神氣。一天晚上十二點鐘的晨光。他們竟在東西旅社的門前大家有意無意的攀談着。各不想走。終究是心石老練些。便請碧城一同開個辰間談談心。碧城不便推却。只得依了他們。也並不覺得有不適合的地方。婚姻。

的試驗便要成功

(第四個禮拜)

他們如癡如醉的戀愛着真覺得不虛此一回的試驗了。但心石以為還有三個女同學叫做陳菊英的有和自己試驗的必要碧城呢也懷疑着心石未必是自己唯一最適宜的丈夫啊於是他們不約而同的把婚姻一件事懈怠下來

(腰餘的兩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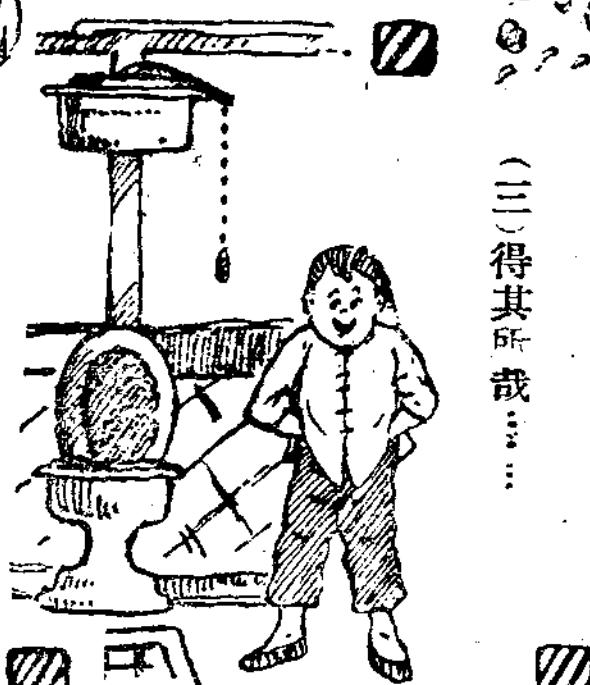
心石忽然對碧城說道我有一件事狠對不起你便是我家中並沒有田地我父親也沒有做過知府不過是知府手下的一個三等書記以前說有存在裕國銀行裏三萬塊錢的婚費也是騙你的我想我自

己昧了良心欺騙女士實在罪無可赦我請求女士不要和我這個口是心非的人結婚吧我因為我自已天良的責罰實在使我抱愧無地了……碧城從容不迫的說道我們大家不要講吧我也不應這樣的欺騙你我的母親並不能愛我因為愛我的母親的早已死了多年現在我完全在後母權力的支配之下將來陪嫁一層一定十分菲薄的我這樣的欺騙你也我也覺得十分抱愧啊我也請求你不要娶這口是心非的女友做妻子吧唉我的天良也在那裏責罰我呢……他們相視而笑都覺得一個月婚姻的試驗是失敗了

(一) 頑童貪食藥物而腹痛



(二) 見遠處有一廁所喜出望外



(三) 得其所哉……



(四) 手拉排水機得意之至



(五) 猛力一拉水花四飛弄得屁滾尿流

影事 唯俄通

林

文人無行。古語良是。彼挾其飾美。售欺之術。自謂不拘小節。而胸中所蘊積者。實不外「貪淫」二字。其幸者。則且踞高位。享盛名。風流所被。庸耳俗目者。崇拜之不暇。而又誰發其覆哉。近世能操燕許大手筆者。殆晨星耳。而况孔氏之門。竟以貨殖致富。厚飽緩思。淫虐人亦人也。人情豈甚相遠。特天下多美婦人。

必欲拗違折藕。鶴焚琴擾。人懷中之所珍。以爲已有。無乃越禮犯分。令人難堪。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昧子女。護持猶恐不暇。將謂一行作婦。此事遂廢也。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夫己氏者。竊富厚獨綺娘性。有特好藝。有專攻。因是鍛而不舍。深造自

之名。亦已矣。尙挾其勢力。術詐加之。弱女子卒令含羞茹痛。以死誠不解。是何居心也。金闕沈氏女曰。隱系本世家。慧美出倫。聰筭而擅刺繡。有針神之譽。適金氏子。亦儒生翩翩。顧影戚里。咸目爲一對璧人。美滿良緣。可謂前生注定事矣。

睡 級 遺 痛

二

得。以。畫。理。精。妙。一。一。歸。之。針。線。凡。山。水。清。幽。花。木。光。  
景。飛。走。生。動。乃。至。一。拳。一。勺。一。莖。一。葉。一。鱗。一。爪。靡。  
不。研。精。殫。微。體。會。化。工。揭。其。真。諦。見。者。但。詫。曰。如。身。  
入。個。中。不。可。思。議。而。已。專。制。之。朝。有。奇。珍。絕。異。之。物。  
必。曰。進。貢。有。巧。技。殊。能。之。人。必。曰。供。奉。綺。娘。所。作。名。  
達。京。師。皇。太。后。以。國。母。之。尊。欣。然。稱。賞。環。顧。宮。樂。以。  
爲。無。是。人。也。則。頽。鸞。書。鳳。詔。徵。爲。宮。人。師。許。以。三。品。  
職。食。俸。官。其。夫。得。十。日。一。休。沐。出。宮。甯。其。家。綺。娘。偕。  
夫。就。道。既。至。達。宮。貴。胄。咸。禮。而。賓。之。朝。服。入。宮。太。后。

大。喜。錦。墩。賜。坐。玉。輦。陪。茶。微。特。治。其。技。之。高。且。妬。其。  
色。之。美。注。鏡。而。照。曰。不。圖。並。世。尹。邢。無。兩。而。有。兩。也。  
人。間。尤。物。宜。居。天。上。此。語。流。傳。僉。謂。寵。異。空。前。耳。時。  
買。絲。繡。出。平。原。如。顧。虎。頭。頰。上。三。毫。殆。無。一。絲。不。入。  
有。自。號。畫。眉。才。子。者。新。以。占。鰲。第。一。人。廻。翔。杏。苑。貌。  
雖。奇。寢。而。文。采。風。流。照。耀。當。世。自。謂。不。可。一。世。憾。所。  
偶。不。稱。意。輒。曰。世。有。文。君。琴。心。定。不。他。屬。偶。於。東。華。  
門。外。睹。油。碧。車。駕。槐。而。窺。之。詫。爲。絕。豔。詢。左。右。知。卽。  
綺。娘。撫。膺。張。目。心。口。自。語。何。物。儉。夫。消。此。奇。福。旣。而。  
扼。腕。自。誓。吾。苟。得。間。彼。可。取。而。代。也。無。何。畫。眉。才。子。  
以。舉。主。名。列。黨。籍。爲。太。后。所。惡。斥。逐。江。湖。坎。軼。不。得。  
志。者。十。年。每。念。綺。娘。輒。呼。荷。荷。

扣歐美。令主名賢。遺容宛在。往往出綺娘手。澤其國。人。性。好。崇。拜。英。雄。屋。烏。之。愛。自。當。崇。拜。綺。娘。矣。宮。內。外。門。弟。子。數。千。又。集。金。張。閨。秀。椒。鳳。名。媛。建。一。學。校。造。就。益。廣。而。高。材。生。卒。難。一。二。於。斯。見。屠。龍。之。技。不。易。學。也。綺。娘。雖。貴。而。能。敬。事。其。夫。伉。儷。綦。篤。金。生。亦。書。史。自。娛。有。高。柔。愛。玩。之。志。澹。於。利。祿。所。至。輒。與。綺。娘。偕。

無何。牝朝。覆滿。祚移。長安。奕棋。岌岌。不可居。綺娘遂與夫南下。息影海濱。出篋中珍寶。猶足溫飽一世也。越年京師安集。主者方盛攬人才。銳意制作而女學繁興。藝術亢進。聞綺娘名厚禮延聘之。綺娘亦有志作育。便普及全國。不欲蹈昔人局秘陋習。遂往主者。

大喜。待以上賓。禮內則範其子女。外以教良家珠玉。彬彬濟濟。一時稱盛。時畫眉才子。以抱器遺臣。爲新朝碩德優異之典。衆人仰企。聞綺娘來。私心竊喜。曰。此中或有緣分乎。因飾爲敬慕。謀於主者。按時延綺娘至邸。教其雛妾。且代爲規畫學校事。時庠序闕謨。皆畫眉所手繕。斷輪之手責以削木。自覺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綺娘頗德之。且夙欽其學識。側聞緒論。足以開拓心胸。由是屢接笑談。益加親近。但綺娘於畫眉。爲賓師。畫眉於綺娘。則鄉先達而兼師資者也。相見以禮。寧涉曖昧。卽畫眉溼昏。亦不敢遽以非禮要挾。自敗其德望之隆。况綺娘淑慎安雅。久著於時。畫眉又無隙可乘。每嗟相見恨晚而已。

睡 絨 遺 痛

既而主者以事機不利大業未成遽捐館舍此後風塵湧洞長安居大不易綺娘不得已仍謀偕隱語其夫曰濁世無可爲不如爲陶靖節歸栗里子耕我鑪也夫曰諾遂南歸而畫眉亦以意見差池解組返珂里聲明居鄉治產不復作出山泉矣出其經制國用之才經營封殖頗足自娛顧私心耿耿終不能忘綺娘聞綺娘居鄉多暇躍然曰今而後可以遂吾願矣乃以振興文學號召鄉邦一方使心腹友暗金生曰吾公棄官下野專爲地方造福終其身守此志也聞君賢伉儷亦有意興教育盍并力爲之君所不足者吾公能爲力君可移家就之數年後更謀展拓此良機會乞勿負吾公盛意金生以謀綺娘綺娘曰某先

四

生負重名具潛力得其資助誠素願也且渠旣居鄉與當官亦不同吾輩視爲同志可耳移家與否姑作後圖綺娘遂與金生往見畫眉畫眉大喜館穀豐腆逾於他戚友且歷陳己見興學育才之宏願纏纏口若懸河而對於綺娘之藝術尤洞見本原能知甘苦語及精微處都中肯綺娘夙欽畫眉才識今居林下忽蒙青眼尤以爲得一知己當卽慨然許諾願爲盡如綺娘意旨用人行政悉聽指揮每綺娘有所商榷一力畫眉乃出金爲之起蠶校兼營第宅輪奐精雅一屏氣靜聽徐與申明細解必使綺娘心折意愜而後已於綺娘手製品尤愛護鄭重四出揄揚雖巨值若不忍割棄然者其曲體綺娘心性眞所謂無微不至

而以金生有才不用深致婉惜議介紹於當代顯者與一職。金生不欲作官且不願遠離賢妻乃以滬上某大工廠主席月入數百金者相屬。金生辭不就。則慤恿綺娘令勸導若謂男子志在四方政治與實業一也壯強有爲歲不我與他日遲暮甯不貽悔果

重於生命兩家皆子女成行何所不足而誘惑我。我又何所不足而受其誘惑耶言者乃止以告金生。金生亦云然於是人皆稱某公盛心提倡婦職且於藝術之精者如此優禮洵愛才若命人也。

自綺娘主某校事後境益優裕惟製作品則純受畫思自立予願以資屬金君餘產共之可也。綺娘亦以爲言金生始往就職月一甯家而已畫眉又置其子女入校寄宿於是免竊告成而耽耽逐逐之欲乃得進於實行政策矣。

當綺娘受畫眉之優禮而金生得畀要職也或語綺娘曰渠舉動過情似近幣重言甘或有變宜慎防之。綺娘笑曰吾非屏角窺人之幼女彼一老紳士名譽不取之事不甚注意且金生月得數百元暢然自足不

睡 紵 遺 痛

六

復多求卽朋好或有言者終以爲畫眉公不負我也。年餘金生遇綺娘綺娘含靉斂笑眉宇間常若有隱恨然金生問之不言固問之則曰何事年年壓金線爲人作嫁衣裳歸歟歸歟故園之松菊當有情也。金生以爲製作品專賣事反慰之曰爭此區區令人謂吾輩小家氣不如其已若卽日絕裾去殊病太驟待婢兒勤兒嫁娶然後遂吾初服未晚也。綺娘領之婉動者其子女也顧其後金生每歸綺娘輒悒悒不驕或抱疾偃臥寢平日之宴笑金生初不以爲意既而累次皆然始異之一夕金生自吳中携玉爪蟹來時正重陽佳節黃花入座斗酒雙螯以爲綺娘必助興豈知綺娘悽惻如故本嗜霜螯今又以疾辭金生。

把蓋從容問曰吾夫婦伉儷半生幸有子女當不憂飢寒卽以成就論吾雖鴦鈍而卿之名譽滿天下吾亦與有榮焉不可謂非亂世之福人近日卿似有所不足而不吾告何也綺娘聞言囁嚅良久顏色頓變目眶中似飽含珠淚強出一語曰吾無他比得胃疾不能飲食恐不久於人世耳金生駭曰何不早言此間醫院頗有名盍一求診也明晨卽偕詣何如綺娘允之翌日醫言憂鬱過甚氣血兩虧宜輟業遊散以疏解之金生與綺娘商請假偕往滬綺娘首肯旣而因校中有展覽會事須緩數日而金生得電促理廠事遂先行甫五日而綺娘函至函無他語止言病頗重請歸一視然非綺娘手筆也。

金生亟馳歸則綺娘已居醫院旣相見綺娘命屏人強起閉門金生勸之不聽旣而執金生手哽咽語曰吾已不可復爲人幸而有疾當速死今且死矣然不自明而死徒令君悲哀吾負罪益重今言之君可不悲矣嘗不意世之享大名稱盛德者而猶輕薄若此吾更不解一老嫗而猶不能逃誘惑之魔力如此也吾欲與之抗議旣累君清名又敗渠盛德天下人或不信則吾身自居何地卽敗其名矣而彼之富厚地位自若於吾何益吾輒轉尋思隱忍不言冀脫其羈絆豈知彼之狠心辣手以夫與子在彼掌中相要挾吾膽素怯徧徨無可爲計而禍事又作矣是日彼適盤踞室中役吾如奴婢不知門禁何以忽疎彼之兄

乃突然入室見狀大怒立牽之出蓋彼平日頗畏敬其兄聞是日大遭斥責禁錮不令復來君試思之旣有此變吾復何顏面居校中會夙疾大劇遂移醫院三日內恐不起惟吾死後君斷不可聲張第聽伊作何治理乘送喪歸吳携子女去不復來可耳若逞意氣渠黨羽多君非其敵也則吾子女危矣金生掩泣聽命尙冀其復痊豈知果不出三日奄然化去畫眉公聞之親臨其喪助贖三百金爲之撰哀辭以彰之敷衍盡禮金生從綺娘言携喪而歸果不發其隱越數日畫眉公使人促金生復往就職且令仍携子女就珂鄉曰繼兩家舊好也金生預匿子女於滬辭盤踞室中役吾如奴婢不知門禁何以忽疎彼之兄以將出家爲稽無心世事畫眉公亦無如何然對人

睡 級 遺 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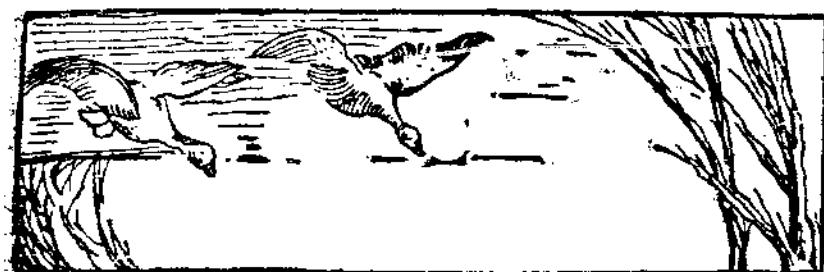
八

猶。輒。言。金。生。無。良。吾。卵。翼。之。而。反。謗。我。金。生。則。涕。泣。

語。其。友。曰。其。他。可。不。言。但。繡。品。之。佳。者。值。金。十。餘。萬。

盡。爲。畫。眉。乾。沒。吾。終。從。吾。妻。言。不。顧。以。卵。石。開。景。供。

人。譏。笑。若。有。是。非。當。付。之。天。下。後。世。



新 歌 謠

程 謐 廬

尖頭鞋 譏人情之尖刻也

尖頭鞋 尖頭鞋 尖頭鞋 兒 走 上 街

走 得 一 走 鞋 兒 開 了 口 尖頭 把 戲 不 長 久 越 是 尖頭 越 短 壽

尖頭 把 戲 有 什 麼 用 昨 日 新 鞋 今 朝 破 了 縫

爲 人 何 苦 太 尖 刻 尖 的 不 是 好 貨 色 尖 的 容 易 有 破 缺 有 了 破 缺 一 錢 也 不 值 你  
看 鞋 兒 便 晓 得



# 千家詩酒令

趙仲熊



直把杭州作汴州。近視者飲。  
夜聞啼雁生鄉思。作客者飲。  
一團茅草亂蓬蓬。髮長者飲。  
敢將衰朽惜殘年。年老者飲。

時人不識予心樂。自飲。

羞將短髮還吹帽。新剪髮者飲。  
曲籠不知人在否。戴墨晶眼鏡者飲。  
久拚兩鬢如霜雪。髮白者飲。

千家詩酒令

二

勸君更盡一杯酒。剛飲者連飲。

人生有酒須當醉。

合席普飲。

西出陽關無故人。有遠行者飲。

詩成珠玉在揮毫。

工詩者飲。

一番蕭索禁烟中。新戒烟者飲。

笑倩旁人爲整冠。

冠不正者飲。

興味蕭然似野僧。久釀者飲。

却疑春色在鄰家。

左右坐各飲。

草色遙看近却無。鬢髮稀者飲。

短笛無腔信口吹。

有烟癖者飲。

池上於今有鳳毛。新留鬢者飲。

濃墨淋漓兩相磨。

眉濃者飲。

斷送玉容人上天。悼亡者飲。

等閒識得東風面。

初會者飲。

下來閒處從容立。爭辨者飲。

梅雪爭春未肯降。

爭辨者飲。

竹籬茅舍自甘心。居鄉者飲。

淡妝濃抹總相宜。

喜妝束者飲。

爲有源頭活水來。起漒者飲。

一泓清水沁詩脾。

啜茗者飲。



## 得獎的一幕

楊冠倫

揮的寫字。大家默不作聲。靜悄悄的。

一所灣灣曲曲的屋宇。外面掛着公寓的旗幟和牌號。靠後的東院裏有三間平屋。左首一間是臥室。陳設雖是簡單。器具倒也精緻。有一個少年男子呻吟痛苦的臥病在牀上。靠牀的圓式洋椅上坐着一個布衣淡雅學生裝束的女子。那側面近窗的沙發椅答應一聲走了。少年便走近牀邊對病人道：「你的家信我已給你代寫。說得非常厲害。大約你家裏一

## 得獎的一幕

二

定着人來或將款項匯來請放心罷不過信去之後一往一返總須三星期方有回復好在我處還有十四元可以移用你皮夾內還有八元零用諒來夠了此外都可以暫欠再說本校今天開會他們推我做演說的筆記不得不去停一會再會罷」一面又對那女子道珠妹你在此多坐一刻罷現在三點鐘敲過大約六點鐘我可回來省得病人孤寂女子道我也只能略坐一坐四點半鐘有同學約定到宿舍看我密司脫張你如可以抽身早些回來省得不放心說罷少年匆匆去了。

女子移坐在牀沿和那病人低聲的講了許多話又問要開水喝嗎病人說要的他便走到臥室外面取

開水給他喝周旋了好一會和病人說道你好好靜養罷我要回宿舍了明後兩天沒工夫看你然而也說不定總之一有閒暇我就來的病人睜着眼睛一言不發女子現出沈靜態度幾乎落淚只是忍着壁上時鐘已敲四下王成也從郵局回來把回單交給女子女子接着略看隨手取洋漿糊黏在壁上又道王成你去叫一輛車送我到宿舍外面火爐上的藥煨好了便給周先生喝不可誤事王成答應外出不多時王成進來道車已叫好講明是一吊錢女子便走近牀邊低聲說了許多話又說一聲再會去了我趁這當兒把他們的歷史敍一敍這病人姓周名時舫是陝西漢中縣人家道小康他父母只生他一

個兒子。所以每年預備着四百元的學費。給他到通

己明白。

都大邑的大學校肄業。可是時舫雖然在本省高中畢業。預備不足。那著名的國立大學。未能考進。後來考進一個私立大學。在那裏讀書。已有一年零三個月了。那代他寫家信的是他同鄉張煥如。雖是同鄉却非同學。他是在國立大學肄業的。不過因同鄉關係。和時舫同住在一處。對面右首的一間。便是他的臥室。那女子呢。是在私立大學聽講的。名喚錢珠。和他們同省不同縣。他們三人有同鄉同居同學種種關係。所以非常密切。如今見時舫病得沈重。那得不十分着急。但是好好一個青年怎會忽然生病呢。恐怕他們兩人雖然知道一二。也不詳細。只有時舫自

原來時舫因着父母鍾愛。嬌養性成。自從出外求學。脫離了家庭拘束。益發胆大。初時路道不熟。朋友又少。尚覺規矩。一二月後有些不耐煩。時常和着新交。外出消遣。聽戲呀。逛遊戲場呀。又麻雀打撲克呀。差不多是每天的正課。但是家中並不豐厚。他父親限制他。每月至多只有四十圓學費、膳宿費、書籍費、衣服零用。一概在內除去正項。每月不滿二十元的賸餘。所以不到半年經濟非常竭蹶。時常推託食宿。昂貴向家中索錢。家中雖然多寄些。總是有限。不夠揮霍。那時獎券盛行。他便想出一法。每月騰出一二元。購買獎券。不中時耗費很小。中了便可大大的花用。

## 得獎的一幕

四

疊連買了多次。有時不着。有時着些小彩末尾。他却時常去買。沒有間斷。那獎券店的店夥也認他是一個主顧了。有一次他又麻雀贏了幾元。便想到店裏去買獎券。偏偏連天下雨。懶得出門。忽然夜間做夢。夢見有人送他一個鮮血淋漓的豬頭。他不以為意。明天夜間又夢見自己身體浮在大海中。飄飄揚揚。只露着一個頭。第三天晚上又夢見有人拿着手錶。對準他的頭碰的一聲彈子打中了。當時一驚而醒。醒來還覺得有些頭痛。連合三夜的夢。一想都有頭的關係。居然被他想到。獎券上到了明日便冒雨到獎券店去購。多種店夥爲着天雨。生意不好。等他買完之後。又拿出一種獎券道。這是浙江塘工副

券。明天便要開獎。你再費一元。把這五條都帶回去罷。時舫一看他的號碼。是三八〇三八〇。便道。這號碼不好。我已各種都買不要了。店夥道。這號碼怎的不好。好是一定得頭獎。不要錯過。時舫被纏不過。便取出兩毛錢。說就買一條罷。店夥要把五條全買。他只是不肯說。這一條也是應酬你的。說來說去。那四條只是不要。店夥只得罷了。

過了一天。天色晴了。下課後和朋友散步。經過別處的獎券店。無意中一望。那紅地白字的牌上。居然頭獎是三八〇三八〇。心中暗喜。只是不露聲色。散步一回。便和朋友分別。那原來的獎券店呢。雖然知道頭獎是他店裏賣出的。可是只認得周時舫的面貌。不

知道姓名住址所以無從去報信道喜到了明天請了假帶着紅票到一最大的獎券店對號兌洋店裏要打他九折時舫再三不肯磋磨到九五折實收一千九百元他取了銀票一面心上計畫以爲同學和同鄉寒苦的很多倘然知道我得了意外之財借貸商量在所不免不如絕不聲張省得纏擾便隨時把這銀票存在一外國可靠的銀行一千元存作六個月的定期六百元存作活支三百元換作零星鈔票放在衣袋裏從前欠人的零星款項大約有五六十元隨時還去了又把愛着的衣服添做幾件宿舍中的器具添購幾種費去一百餘元一面邀請同學朋友們今日中餐明日西菜吃個暢快費去三十餘元

別人見他手頭寬綽問他來歷只說是家中匯來不提及得獎二字暗地裏又把整張的獎券買了許多種心裏想道倘然再接二連三的中了頭獎得着十萬五萬竟可以不必讀書回去作富家翁了

有一天他乘着酒興又大發賭興覺得麻雀撲克人數既少很不爽利便提議某晚在某處推牌九因三百元已經用完又去支付二百元作爲賭本那些喜歡賭博的都被他約到和他同賭起初風頭很順贏進七八十元不料後來反輸出五六十元有些負氣只是一莊一莊的推下去愈推愈壞竟把二百元輸盡還欠人家八十元好在銀行存有活支便約明晚再推並還欠款到了明日又取二百元仍推牌九想

得獎的一幕

六

不到非但不能翻本又輸出三十餘元時舫倒也乖巧就此收束仍把麻雀撲克消遣有時輸有時贏不過十圓二十元的往來也覺得微乎其微時舫不時常到戲館遊戲場去逛嗎不知怎的看中了一位姑娘名喚花招覺得躍躍欲試便訪問了他妓院接連去開雙盤子妓院裏見是主顧不敢怠慢叫花招放出手段來便從碰和擺酒做到了實行戀愛的程度自此以後時舫常常來往樂不可支盤桓了一月有餘倒也只費去三百元因爲時舫除研究學問外各項精明不比那「瘟生」冤大頭所以費用並不算多可是日久厭生有一次在遊戲場裏遇見一位少婦臉兒非常俊俏眼兒非常嬌媚畫

都畫不出衣服裝飾很覺時髦他便神魂顛倒天天去伺候他彼此打了無數次的無線電報居然很有意思但是少婦從不和他談話就是時舫說話少婦也都不睬時舫便候着少婦出遊戲場跟着出去少婦坐上包車時舫也叫一輛街車緊緊趕上不一時少婦下車進門時舫無法只得在門外電燈下徘徊觀看原來門上懸着木牌大書冀縣李寓四字一時會意便到本區警察所去調查方知李寓是某部的部員所住後來又設法和李姓的車夫接近方知少婦是部員的姨太太部員常不在家所以能每天到遊戲場去便千方百計不惜金錢精神和他們僕役等廝混居然達到幽會的目的那少婦手頭很有錢

時舫和他戀愛倒並不費錢，就是遊逛之費飲食之費，有時也是少婦自出。只有酬謝僕役牽引和送給少婦的裝飾品以及自己添置上等衣服共費去五百元光景。這樣的過了三個月，少婦忽對時舫道：我們緣已滿了，家主現已回京，就此兩三日內到家以後，一切勿再來相約。我不過一時性慾的衝動，受你的引誘，頗多懊悔。你好好的讀書將來，或有相見之日。倘再窺頭探腦被我家主覺察，彼此顏面有關，反爲不美。時舫雖覺難捨，難分也有些倦意，便丟過一邊，不甚注意。

但是時舫這樣舉動已成習慣，怎能捱得清寂呢？檢點存款，除去和陸續購買獎券外，只餘三百五十

元。不得不想出既可省錢又可消遣的方法，打聽得二等簷子價甚便宜，不時的費三四元錢去逛逛。有一次竟梅毒發作了。初時自己尚不知道，後來病得無奈，請醫生診治。醫生說是梅毒。時舫才慌了，急忙往醫院打六零六費去一個多月工夫，才勉強醫好。住院費、醫藥費用去不少，所餘的錢已無幾了。醫生本來吩咐非過百天不能復原，只好靜養。不料時舫靜極思動，未滿百天又把病後虛弱的身體拿來斬喪了。因此病在公寓裏面，幸賴他的同鄉同學和他照料一切。

時舫的病明明是虛癆之症，可是時舫不肯說出原

## 得獎的一幕

八

委別人又不知他的病根是怎样得來的。初時連請。

不起酸素作用。

西醫數次毫不見效反而加病。又改請中醫。中醫總認他是用心過度服藥。因此無甚功效。不過比較西醫還好一些。他的病狀神氣很清。只是絲毫沒有氣力。每天喝不了半碗稀飯。一天一天捱過去。錢又完了。病勢沈重不能起牀。不能寫信。所以他的同鄉張煥如代他寫信向家中索款。或是叫家中着一人來同他回去。免得死在異鄉。

那錢珠呢。別人背地裏的傳說都道是周時舫的未婚妻或是情人。可是錢珠和周時舫從不對人說發。

生什麼關係。就是有人問他也竭力否認。所以究竟怎樣。一時無從證明。好得錢珠容貌平常。所以別人

嚴醫生到了果然名不虛傳。治療很有經驗。他道。據我看來這病大概是色慾過度的結果。幸而年少的。人君火雖衰元氣未絕。還可醫治。便開出方劑重用。

自從張煥如錢珠兩人出門以後。王成把煨好的藥給周時舫吃過。上燈時候。煥如回來了。先到周時舫那裏。問道。藥吃過嗎。覺得怎樣。周時舫氣微聲顫的答道。謝謝你。沒有什麼動靜。煥如道。剛才我在校裏遇見同學包子明。他問起你的病。又說有一位醫生嚴伯。當是專門治療的聖手。我想明天請他來診治你的。意思怎樣。周時舫略點頭。煥如便吩咐王成明天去請不要忘却。

龜鹿二仙膠調和陰陽。又道：「且看這一劑藥吃下去，能受不能受。如其能受可以無礙。不過最好要取那女子的貼身衣服燒成了灰，作爲藥引。藥力才容易達到。」醫生去後，煥如便代時舫寫了一信，把嚴醫生所說的話告知錢珠。叫王成送去。信面上寫着：「面呈『親啓』、『密讞』」種種字樣。錢珠接着，倒嚇了一跳。不知信內是什麼玩藝兒。拆開一看，原來如此。便對王成道：「你先回去，我隨後便來。」錢珠回到寢室，把嚴醫生所說的藥引預備妥當。坐着車到時舫寓裏。親手把藥煨好，將藥引沖入給時舫吃。一面和煥如講些無關緊要的話，便自回去。

時舫服了嚴醫生的藥，果然大有轉機。連次請他診治。服藥到二星期後，時舫竟能起牀，在室內勉強行動。據嚴醫生說，元氣大傷，至少調養半年方可讀書。此時煥如和錢珠很是放心。

過了二十六天，時舫的父親竟親自帶着款項從漢中趕到。相見之下，減去許多愁慮。他父親主張回去調治，煥如也很贊成。時舫不敢違拗，略停幾天，便跟着父親回到家裏去了。

他去的時候，錢珠心裏到底作何感想，可就不得而知了。



# 徐國樑大出喪歌

曼雲女士

萬人空巷急急忙大家爭看大出喪東奔西竄不嫌苦綠女紅男舉國忙中有鄉愚偶躡躅飛來一掌擊耳光海雲榜樣今還在餘威好替死人張騎巡絡繹開道路白千軍警列成行迤邐而來肅且靜誌哀個個倒捐槍愚民少見便多怪議論離奇發道旁謬謂斯人飲彈死倒捐聊慰魂驚惶愚人之愚不足聽且看輓對隨風揚歌功頌德覽未了垂垂雪柳又相望料是雪來柳往意藉招魂魄還故鄉不然一隻花蝴蝶栩栩何爲又似化蒙莊吁嗟乎踵事增華滬地最繁盛殯儀旋看旋相忘惟有兩家忘不得鄭汝成與徐國樑徐國樑一生功業是否來征羌（漢光武時來歎贈征羌侯）停車且問道旁客聞者無言空徜徉

程瞻廬

## 胡盧談



### ▲牡丹脚魚

蘇人呼鼈爲脚魚。每逢牡丹開花之際，脚魚上市，味尤肥美。俗稱之曰牡丹脚魚。里有某甲，娶婦甚美，膚尤白皙，有白牡丹之稱。而甲則鬪貳殊甚，婦意不慊，遂別有外遇。醜聲四播，甲知之而無可如何。里人因戲呼甲爲牡丹腳魚，謂其甘與鯉伍也。余聞王漁洋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二語，今可點竇斯語以贈某甲夫婦曰：『妾似牡丹郎似牡丹鼈。』

### ▲利癡拿

蘇城近有外僑攫取鈔票事。外僑被捕，尙未詢明國籍，而其名則曰利癡拿（譯音）。余謂此三字妙不可言，竟可作爲一般扒手之普通名詞。凡爲扒手者見利則癡，之拿之利癡拿三字，可謂確切不移。且癡字有兩手拿字，有

一。手。合。而。言。之。適。成。三。隻。手。天。造。地。設。巧。極。巧。極。

▲不說好話 甲乙二人結伴嬉春。甲以風雅士自居，而乙則不說好話者也。偶過柳下，甲曰：美哉柳也！經行其下，衣袂都成綠色。乙曰：不獨衣袂，君之頭巾亦都染成綠色。甲置不理，行入桃花林。甲徘徊久之，吟唐人句云：人面桃花相映紅。乙指其旁糞窖曰：君何不顧影其中，亦可得詩一句？云：人面糞湯相映黃。

▲浩然帽 盛大先生購得一新式呢帽，以示其友。友曰：美哉此帽！是非時下流行品乎？盛大先生曰：確係時下流行品。友笑曰：吾爲尊帽錫一嘉名，宜呼之爲浩然帽。盛大先生曰：只聞有浩然巾，不聞有浩然帽。君言毋乃不典乎？友曰：明有典，誰云不典？孟子註中不嘗云浩然盛大流行之帽（貌）乎？

▲大混蛋 某甲囑書記修函，以致其友。書記曰：開端處用何稱呼？甲曰：渠係著作家稱之曰某某大文壇可也。書記搖首曰：如此稱呼，未免令尊友難堪。甲詫焉，詰以故。書記曰：君與彼何嫌何怨？而詆之曰：某某大混蛋。

▼哀情小說▲

## 嫁後之回憶

王西神



以下所記爲黃宛儀女士日記中之一節。

逝水光陰催人易老。靜坐綠窗深處。看階前鼠姑著舊。如胡桃大小。更數日者。姚黃魏紫。敷鑿送馥。

將於此大千世界中點綴一片錦繡。之春光。而解事春風。亦將含笑入幃。使普天下勞人思婦。咸釋其愁。思而歡欣。鼓舞於芳韶駘蕩之際。或花前小飲。或園內聯吟。或忙

儂出遊。徜徉六橋三竺間。將湖光山色。盡吸入笑囊之內。樂事賞心。莫此爲甚。嗟乎良辰美景。視爲奈何。天者度惟有阿儂一人而已。回憶去年此日。儂正偕玉郎一舸雙槳。拍浮西湖邊。時西日沉山晚霞。如綺夕陽斜照湖面。一湖春漾。變成萬頃桃花。南高北高諸峯。如美人對菱花。晚妝絳綃拂面。睡態矇矓。俄而一杵飛來。聽南屏百八鐘聲。頓覺塵夢清涼。萬緣悉屏。郎笑指雷峯破塔語儂曰。詩人品題。

嫁後之回憶

1

雷峯如老衲保叔如美人此種設  
營之詞何如我載得真美人與林  
處士妻梅子鶴同分此孤山片席  
地想當日范大夫一棹烟波五湖  
漁隱其高致亦不過如此耳儂亦  
報以蒨笑曰郎乃欲西子我耶郎  
最畏人呵唼儂思捉其腋下爲戲  
略一轉側舟幾傾覆儂手中之槳  
滑不留手浪花飛雪濺及於面郎  
又笑曰昔人謂情深於水我兩人  
一片深情正如此萬疊春波者般  
瓜皮小艇如何裝載得起其受重

而覆者宜也。嗟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絕妙之諸語在當日視爲甜蜜無倫。而今日乃成讖語。郎今竟作無情之流水矣。更進溯前年之今日。則儂方待字閨中。郎與儂有中表誼。日日低首妝臺。伺儂左右。每當曉夢初回。棗花簾底小坐。熏香開盤龍之鏡。梳靈蛇之髻。蹀躞簾下。任捧匣進櫛之勞者。郎也。儂好以鮮花插襟爲飾。每晨雲母窗前琪花盈掬。濃芬四溢。宿露未晞。袖邊裙角活色生香。問誰爲此。

清供者郎也。花黃初貼，雲鬟乍梳，必聞窗外有人曼聲低唱似云水。晶簾下看梳頭，爭如我手拋蟬翼。助新妝之更爲韻絕，儂迫而視之郎也。儂好畫眉，每喜別翻眉譜，遠山一角時出新意。爲之眉黛屑以松煤，苦不甚適用。郎手製麝良和以蓄，薇之露色潤而馥。遠更爲儂製唇膏，搗百花成汁，猩紅一點燦若朱霞，盛以豆青小瓷盒爲玉鏡臺。中上品儂性疏闊，妝閣中不甚修飾，每語姊妹行輒軒眉作大言。

曰。大丈夫不能掃除天下安事掃除一室爲藉此解嘲亦藉此文過然瓶花妥貼棐几精嚴亦不至凌亂無序惟插架之書則歐美小說與唐人之詩集宋人之詞譜元人之曲稿雜置一處有同青山之亂疊郎每爲儂鱗次而櫛比之使儂檢讀時有得心應手之樂更爲儂評泊閣中陳設某處宜置竹爐某處宜張畫屏補壁之具多以名人書畫爲之從不闌入偷楚一筆致成

疥壁春日之畫以白雲溪外史惲。南田所作之花卉爲多粉豔脂柔。與窗外萬紫千紅相映發蜂蝶觸簾輒誤妝樓爲花園間懸外史臨撫惠崇江南春小景尺幅中便有瀟湘雲水思夏易米虎兒大幅雨景煙雲滌鬱兩腋間涼風習習不知軟紅簾外有炎歎十丈也秋懸雲林倪高士溪山平遠圖或文與冬張烏目山人千巖萬壑長幅橫披及宋人雪景立軸金牛湖上行

者。冬心老人。畫梅自題以玉樓人。  
畫眉螺黛及點口脂爲之逸趣。橫  
生覺春光撩亂。几案間勝於九九。  
消寒圖多矣。四時畫幅各應節。曾  
入吾室者無季。不宜可以臥遊可。  
當坐隱閣後一小室爲儂便坐起。  
居之所。郎謂是宜多置西式器具。  
取其便適。然必以中國產之老紅  
木或紫檀木仿西式爲之。取其實。  
堅耐久。如周鼎商彝。自令人穆然。  
生典雅重之思。室面東。郎爲儂書東。  
漸精舍四字。以顏真楣字大徑尺。

嫁後之回憶

四

仿漢夏承碑筆法自云書時刻意  
臨仿凡易十餘紙始成儂嫌室中  
更無相當之西畫郎爲儂繪小影  
用西人水彩法勾勒圖成審視影  
中人耶人中影耶漆園幻蝶蘧蘧  
然栩栩然郎真化工妙手哉凡此  
瑣屑之事皆吾未嫁以前之雪泥  
鴻爪儂心本如不繫之舟空洞無  
物一無膠滯經郎之春風噓植乃  
如東園芳草怒苗情根又如清流  
瑩澈驟激狂飈風水相遭自然湊  
合郎之對儂用情一分儂必倍其

值以儂於是儂非郎不嫁郎亦非  
儂不娶密誓花間濃歡月下太空  
不淳浮雲蔽之古井不波素綆汲  
之曾幾何時而吾兩人之婚約成  
矣嗟乎嗟乎嫁之一字誤盡天下  
多少紅闌淑女儂殊不解男子用  
情當其未得以前則呼牛應牛呼  
馬應馬甘爲妝臺之奴隸及乎目  
的旣達則如小兒之弄玩物久則  
之面貌猶是當年故我昔之一  
一笑具有萬鈞神力今則笑啼皆  
罪矣卽郎之語言亦情隨境變昔  
也溫如玉甜如蜜今則冷如冰尖

能屈先之以請求繼之以哭泣南  
山可移此志不改前後頓若兩人  
郎之於儂尙非輕儂無賴者比然  
且儂未嫁之時其對儂也如柔順  
之貓寒衾寢夢形影相依初嫁之  
時如不羈之馬勉受束縛久嫁之

後則如行獵之鷹飽肉遠颺並其  
蹤跡不可捉摸嗟乎儂之聲音儂  
之面貌猶是當年故我昔之一  
一笑具有萬鈞神力今則笑啼皆  
罪矣卽郎之語言亦情隨境變昔  
也溫如玉甜如蜜今則冷如冰尖



嫁後的情雲

## 嫁後的情雲

五

成秋鳳

如刺矣。昔人每云花好月圓人壽。花難永好。月不常圓。卽圓矣。好矣。而於好花圓月之下。着一雞皮鶴髮之老婦。其可憎厭。又奚待儂言。況如儂之玉顏未老。情愛已移。尤足證此說之不近人情。儂敢爲世界姊妹行整襟危坐。告曰。欲常戰。

勝男子之愛情。莫如彼欲我嫁而我不嫁。彼若一嫁以後。則反客爲主。永無振拔之一日。前歡難拾。昔夢成塵。凡屬過來人。當知此。嫁後與儂灑一掬同情之淚也。

記者曰。女士所言。是否能代表普通女子心理。我不敢說。或又疑女士云云。但助妒婦張目。我更不敢說。花嫁東風落紅。成陣男兒許國。生死不辭。此中消息。願與真能用情者。一參透之。

## 嫁後的情雲

六

曹倩雲伏在桌上。拿着一件破中衣。慢慢的理着。一面拈着針線。似乎要動手補的模樣。那件中衣上面。補釘加補釘。千孔萬洞的。好似中華民國的國勢一樣。眼見收拾不得了。他理了一理。又放下道。媽。這件衣裳補不得了。只好再穿一兩次了。他的媽劉氏。因爲早上和隔壁王家阿嫂們。父小麻雀。輸了二百銅錢。正在沒處出氣。只得捻着經珠兒。唱着阿彌陀佛。消遣。聽了這句話。便道。又嘰咵甚麼。壞了不能穿了。難道想做新的不成。你別做夢。你這賠錢貨。不是我。依你老子。早已弄死了。自己也不想想。連你兄弟祥兒。前天想做一件長衫。還不成有錢做呢。倒做給你。麼。還不替我安分些。等你老子回來。又討打了。倩雲

無故的受了一場沒趣。只得滴着眼淚。補着衣裳。正在這個當兒。忽然門聲響處。一個老頭兒。光着頭臉。上和橘皮一樣。又紅又亮。一隻手拿着帽兒。一隻手扶着鬚子。一跌一個踉蹌。走進門來。笑得哈哈的。道。雲兒的媽。恭喜你。雲兒有了人家了。我要做官了。一轉眼。你便是書記太太了。太太。你還不恭喜我麼。劉氏見了丈夫回來。又正是惟一的消氣品。便罵道。坐了一堂冷館。家裏沒得飯吃。也不問你却一個子快活。又從那裏灌的黃湯。醉得這個樣。還嚼甚麼舌頭。不替我到毛廁細細嘔了。停一會子。又害人。老頭兒笑嘻嘻的道。太太又生甚麼氣。我不敢嚼舌頭。說着便在一張椅子上面坐下。手舞足蹈的道。太太你不

知道我做了官了。告訴你好。教。你歡喜。今天早上。我正在教學生背書的時候。忽然周師長公館的蔣二爺進了書房。便向我請了一個安。說大人有請。把我嚇得跳起來。心裏還疑惑蔣二爺請錯了。周師長那會請到我。再細細一問。却分明是我曹卜符。並沒有錯。又疑惑是做夢。把指頭放在口裏一咬。却又咬出血來。才知道是真的。便跟了蔣二爺進了公館。周大人已經在廳上等了我好久了。一見面。便老夫子長老夫子短。請到書房裏小酌。一面談着體己話兒。說久已慕我高才。想屈我做個三等書記。說着笑迷了眼睛。伸着三個指頭。向劉氏道。每月有十三塊錢呢。你道他甚麼原故。這樣恭維我。說來也是雲兒的福。

### 嫁後的情雲

氣我的造化原來不知那一天雲兒在門外買甚麼。給周大人看中了。意訪知是我的女兒。因此和我說。想討他做第六房的姨太太。你想這事若是成功了。你我這造化還有底麼。劉氏聽了。直笑得臉上的紋路和春風吹皺的水面一樣。肚裏的氣和嘴裏的佛早已飛到爪哇國去旅行了。向老頭兒道。如何我久已說雲兒的命好福厚。又聰明。又俊俏。你們都不相信。到現在才明白呢。說着又含着笑。向倩雲道。雲兒不要哭了。算爲媽得罪了。以後一家兒都要望你提拔呢。一面丟了經珠兒。舀水拿手巾來。和倩雲揩臉。老頭兒聽了。驚道。雲兒又因爲甚事哭起來。必定又是你的不是得罪了他。劉氏舀着水聽了這話。冷

## 嫁後的情雲

### 八

笑道，自己做的事還望人身上推呢。雲兒哭的便是爲的那件破褂子。你看他一個嬌嬌滴滴的黃花女。兒師長大人看了都出火的縹緲人兒能穿這破衲頭麼。平常爲這個我也不知和你說多少次數。你總捨不得錢不肯做新的。這會子又向我身上推雲兒是明白的。他自知道老頭兒笑道原來爲了這個雲兒放心。明天馬上我就去買頂時式的料子做一件給你。教你稱心滿意便了。老實一句話。你做了周大人的姨太太。穿不盡戴不盡的日子在後面呢。說着仰着頭哈哈的一陣大笑。倩雲本不哭了。正在低着頭弄那件衫子。想着心思。粉腮兒一陣陣的紅着。墓地裏聽見他老子一陣狂笑。不禁嚇得那頭一連

搖了幾搖。老頭兒見了笑道奇了。難道你還不願意。劉氏絞着手巾。沒頭沒臉的向老頭兒啐了一口。罵這個時候便是我。也要搭搭架子呢。不要你這老東西。開口等到夜裏我自會問他。說着便把一把滾熱的手巾在倩雲臉上輕又不敢重又不敢虛虛兒。你放心。明天馬上我就去買頂時式的料子做一件。實實的揩了。正在這時候忽然小兒子祥兒。挾着書包從外面一跳一跳的跑回來。老頭兒見了。擦着向倩雲磕了三個頭。道你還不恭喜。姊姊。姊姊。是師長大人的姨太太了。祥兒只得十二歲。不知道甚麼。聽了。姊姊做了大人的姨太太。便也笑嘻嘻的說了。一聲。恭喜。老頭兒又特別破費化了六十錢。教祥兒

買了些熟肉回來。恭維女兒吃了。才睡覺。可憐這一  
夜裏。老頭兒心裏般算着。周大人關顧着女兒睡着。  
了。又笑醒了。上床是睁着眼睛。一直到天明還是眼  
睛。睜着劉氏是伴着女兒身不敢翻氣也不敢伸女  
兒動一動便要看一看女兒說一句夢話也要聽一  
聽。一會兒問女兒渴不渴。一會兒問女兒餓不餓。不  
住的括着火柴。要不是天亮得快。一盒兔牌的火柴。  
幾乎不彀起來。倩雲本來睡着的。只是不是被老子  
笑醒了。便是被媽叫驚醒了。直到大天亮。劉氏還不  
放心。又問倩雲的意思怎樣。倩雲被逼得無法吞吞。  
吐吐的回了個聽父母做主。老夫婦兩個才算放下  
心來。

### 嫁後的情雲

宦海風雲原是不測的民國官場。尤其瞬息萬變。倩  
雲嫁後的第二個月。周師長已是逃將軍了。溜之大  
吉。原是偉人志士的權宜辦法。算不得甚麼希奇。只  
是可憐那班姨太太都做了喪家之犬。聰明的捲着  
些金銀。跟着小白臉走了。老實的未免跟着受罪。  
黑魃魃的一間房裏。映着慘淡的月光。好像舞台上  
布的鬼境一般。一張破板床上面。睡着嫁後的情雲。  
可憐他從師長家裏逃出來。受了驚嚇。已經成了一  
病。渾身燒得火爐一般。喉嚨裏乾得要冒出烟來。不  
住的呻吟着。夾着低低的聲音。喚道。媽！媽！我渴  
得很呢。你做些好事。給點茶我喝罷。此時對面床上。  
只有呼聲。却沒有人答應。他又喊高了些道。好媽！你

可憐我起來一下子罷只聽得一聲破竹子的聲音  
道死不了的東西半夜三更的噓甚麼喪好好的一個  
個師長被你嚷得家敗人亡不穀還要到家裏來嚷  
麼我說你是個薄福命你的媽還不信到現在才知  
道呢接着劉氏道要茶要水到會考究呢你有這福  
命該常在師長大人家裏你看三姨太太五姨太太

那一個不是揣得滿滿的金銀財寶出來偏你這儂  
貨一只筷子也不帶出來這會子病呢痛呢我才理  
你個風呢你不挺屍我還要睡呢可憐情雲那敢再  
喊一聲只得咽眼淚怨着自己的命運度那冥冥的  
長夜

## 介紹

春江鶯花一書描寫民國十二年來之官場黑幕以及花國趣聞至

為詳盡不愧為社會小說之傑作現歸本局發行全書原價一元廉

價只售五角特此介紹

(濟羣)



#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 第二十八回 剪紙枷救人鎖鬼 抽蘆蓆替夫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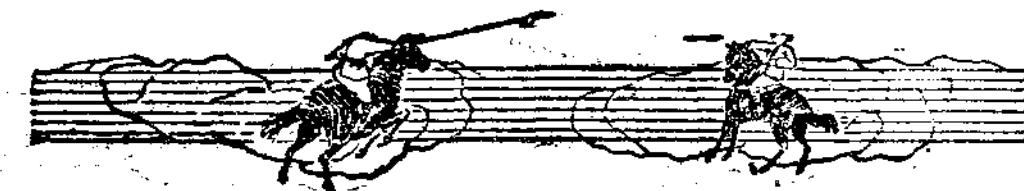
話說周敦秉正在他老母病在危急的時候。忽然走回家來。家裏人驚喜。自不待言。他老母的病原是因兒子急成的。危急的時候。忽見兒子回來。心裏一歡喜。精神不覺陡長起來。病魔也就嚇退了好遠。周敦秉到床前。安慰了他母親幾句。便從懷中摸出些藥來。給他母親吃了。極容易的就將他母親的病治好。他母親自從服下那藥。精神上復增加了愉快。不但病患若失。反較不病的時候。強健了許多。周秉敦自此便在家奉養老母。全不與聞外事。他也不會向人說過。在外幾年的情形。他有一個姑母。住在湘潭鄉下。這時他特地跑到鄉裏去看他的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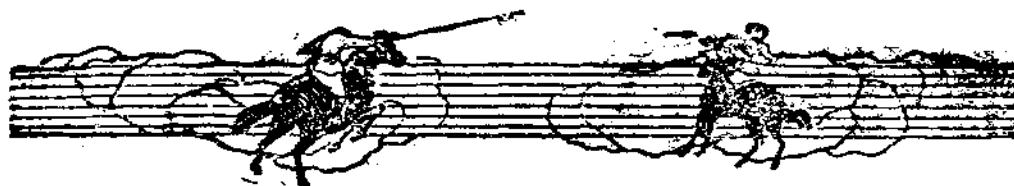
一進他姑母的門。便聽得裏面哭聲震地。十分悽慘。不覺吃了一驚。以爲他姑母死了。連忙走進去。祇見廳堂上圍着一大堆的人。哭的哭。叫的叫。忙亂做一團。他姑母也在人叢之內。哭的更厲害。原來是周敦秉的表兄弟。失脚跌在塘裏。被水淹死了。等到他姑母家知道。糾人從水中撈起來。已是斷了氣。這時正在盡人事。用鐵鍋覆在廳堂上。鍋底頂住死者的肚皮。想將肚裏的水擠出來。施救了好一會無效。他姑母痛子心切。自是哭的厲害。而沾親帶故的人。看了這慘死情形。也都免不了同聲一哭。周敦秉看了喊道。不用哭。水淹死了。沒要緊。我。能立刻將表弟救活。他姑母見是自己姪兒來了。雖不知道周敦秉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領。然聽了能將表弟救活的話。自是歡喜。當下便停了哭聲。問周敦秉應該怎生救法。周敦秉道。祇要淹死的人屍體不曾朽壞。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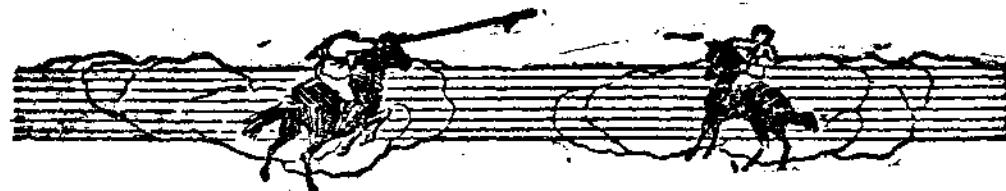
都有方法能救治得活。何況表弟才從水裏撈出來，容易容易快拿一張白紙一把剪刀來。他姑母家裏人卽依話拿了給他。他接在手中，剪成一片紙枷。又剪了一副鎗鏐，用食指在紙枷紙鎗鏐上都畫了一道符。教他姑母家裏的人引他到那落水的塘裏去。他一到那塘墈邊，卽將紙枷紙鎗鏐往水中一拋。口裏念念有詞說也。奇怪紙枷紙鎗鏐落在水裏並不浮起。見水竟沉下去了。周敦秉在塘墈上念了一會咒語。忽回頭笑向同去的人道：「你們見過落水鬼沒有？」同去的人搖頭道：「祇聽人說過有落水鬼，却不曾見過。」周敦秉道：「你們想見識見識麼？」同去的人笑道：「青天白日怎麼能見得着落水鬼呢？」周敦秉隨用手向對面柳樹下一指道：「怎麼見不着那披枷帶鎖的黑東西？不就是落水鬼嗎？」好幾個人跟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都分曉看見一隻渾身漆黑的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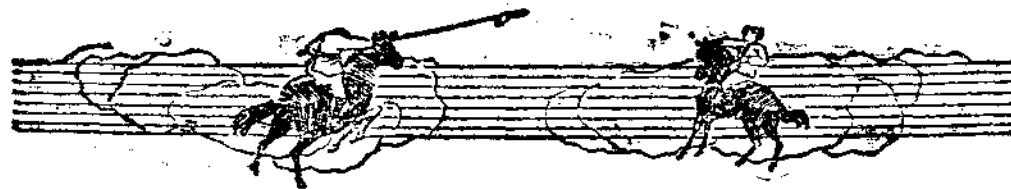
西彷彿三四歲小孩一般。大頭頂上四五寸長的黑毛亂叢叢的蓬鬆。着兩隻圓小有光的眼睛，滴溜溜的看人頸上披着一面枷脚镣手銬。都不像是紙剪的蹲在柳樹底下露出很懊喪很惶恐的樣子。同去的人看了都覺得很詫異。祇回頭問周敦秉一兩句話。再看那東西就不見了。這裏才將落水鬼鎖上岸。那邊經多方救治不活的表兄弟已悠悠的回過氣來了。自行哇出肚中的水。即如未落水一般。周敦秉自從這回顯手段救活了自己表弟。這消息不須多日。即傳遍了湘潭一縣。這一縣中凡是落水淹死了的人。幾十里幾百里來求他去救的。弄得他忙的不可開交。湖南人的性格。本來都十分迷信神怪。平生不曾見過鬼怪模樣的人。尙且異口同聲說鬼怪是有的。於今周敦秉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將鬼枷鎖給一般人看。這迷信的程度增加的還了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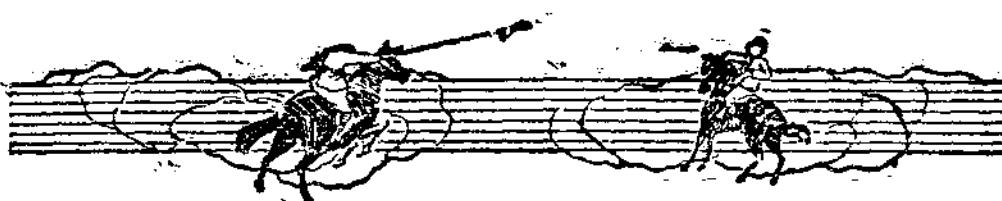
因此不僅落水淹死了的人家。請他去懲治落水鬼。就是患了稍爲奇異些兒的病症。沒能耐的醫生診治不好的。也以爲是鬼怪纏了。哀求苦告的請周敦秉去降鬼捉怪。周敦秉少年好事。也不覺得厭煩。終日奔波與鬼怪作對。這夜周敦秉替人治病回家。才合上眼睡着。就夢見他師傅走來向他說道。我傳授你的道術。是爲你自己修持作防身之用的。不是給你拿了在外面招搖的。你可知道你歸家後種種行爲已上干天怒麼。你從今後若不痛自改悔。閉門修煉。再拿着我傳的道術。隨處逞能。等到大禍臨頭。祇怕追悔也來不及了呢。周敦秉醒來心中很有些畏懼。從此不敢再替人治鬼了。他年少風流。雖是修道之士。仍免不了涉足花柳場中。也有人說他是做採捕工夫的。湘潭有名的娼妓。他十九要好。有個名叫花如玉的姑娘。和他更是親密。這日花如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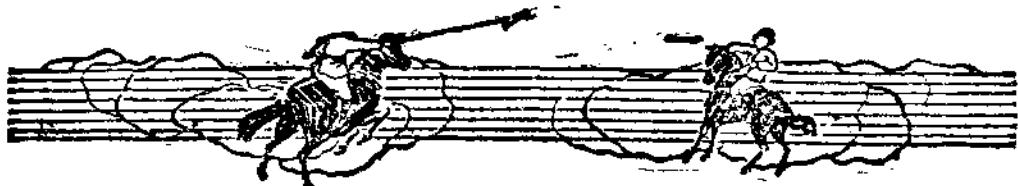
忽對周敦秉笑道。湘潭無人不知道你會捉鬼。你並且時常捉了鬼給人看。你在我這裏來往了這們久。我很想看看鬼是甚麼樣子。你能捉幾個來。給我瞧瞧麼。周敦秉笑道。鬼有甚麼好看。你沒聽得罵人生得不好的。總是罵醜得和鬼一樣的話嗎。若是鬼好看。我早已送給你看。了花如玉道。不管鬼好看不好看。我不會見過的。總得見見才好。你就捉幾個來。給我看罷。周敦秉搖頭道。不行。你的胆小。見了一定害怕。還是不看的好。花如玉那裏肯依呢。倒在周敦秉懷裏。撒嬌撒癡的要鬼看。周敦秉拗不過。祇得應道。捉給你看使得。但是你想看甚麼鬼呢。花如玉道。隨便甚麼鬼。祇要是鬼就行了。周敦秉笑道。你是女子。祇能看男鬼。看了女鬼便得發寒熱。花如玉問道。這是甚麼道理呢。周敦秉笑道。男鬼好女色。女鬼好男色。你是個女子。男鬼見了你高興不忍害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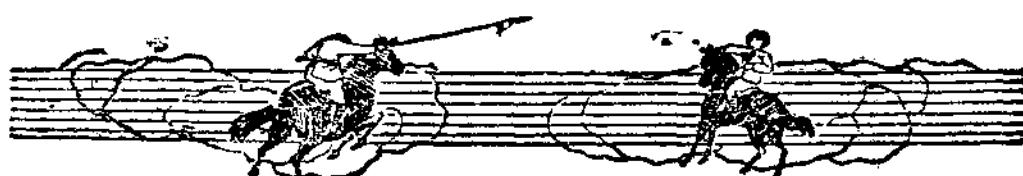
女鬼見你生得這們漂亮。就不由得要妬嫉。你要作弄你了。花如玉問道。難道女子死後變了鬼。還妬嫉人作弄人嗎。周敦秉道。男子變了鬼。還好色。女子自然變了鬼。還妬嫉。花如玉低頭想了一會道。那麼你就捉男鬼來給我看罷。祇是得捉幾個年紀輕些兒的。周敦秉笑問道。你要看年紀輕些兒的打算和色鬼做恩相。好麼。花如玉急得伸手揪周敦秉道。你胡說。我因恐老鬼的樣子怕人。難道你這個還不會變成的色鬼也妬嫉起來了嗎。二人笑謔了一會。周敦秉約了明日送鬼給花如玉看。花如玉次日坐在家中等鬼來。等了一上午。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上門。等到午飯過後。忽有一個彎腰曲背的老頭。提着一個大魚籃。走來對花如玉說道。周二少爺教我送團魚到這裏來。他等歇來這裏吃晚飯。花如玉教人將團魚用水養着。不要乾死了。不好吃。老頭去了。



一刻又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粗人。也是提着一個大魚籃走來說道。周二少爺買了我的鯽魚。教我送到花姑娘這裏來。要花姑娘親手將鯽魚養在水缸裏。花如玉心想奇怪。我約了他今日送鬼給我看。他不送來。却買這些團魚鯽魚來幹甚麼呢。但是他既要我親手將魚養在水缸裏。我祇得照他說的做。隨卽將鯽魚倒入水缸裏。魚籃退還那粗人去了。又過了一刻。又有兩個小孩抬着一個大魚籃走來說道。周二少爺今夜要在這裏請客。買了我們的鯽魚。要我們送到花姑娘房裏。這裏有姓花的姑娘麼。花如玉聽了。心想這小孩說周二少爺今夜在這裏請客。必不是請客。請客應辦酒席。那裏用得着這些魚。一定是安排今夜請鬼給我看。當下花如玉出來對小孩說道。我就姓花。周二少爺此刻在那裏。你們知道麼。小孩答道。周二少爺此刻在城隍廟。他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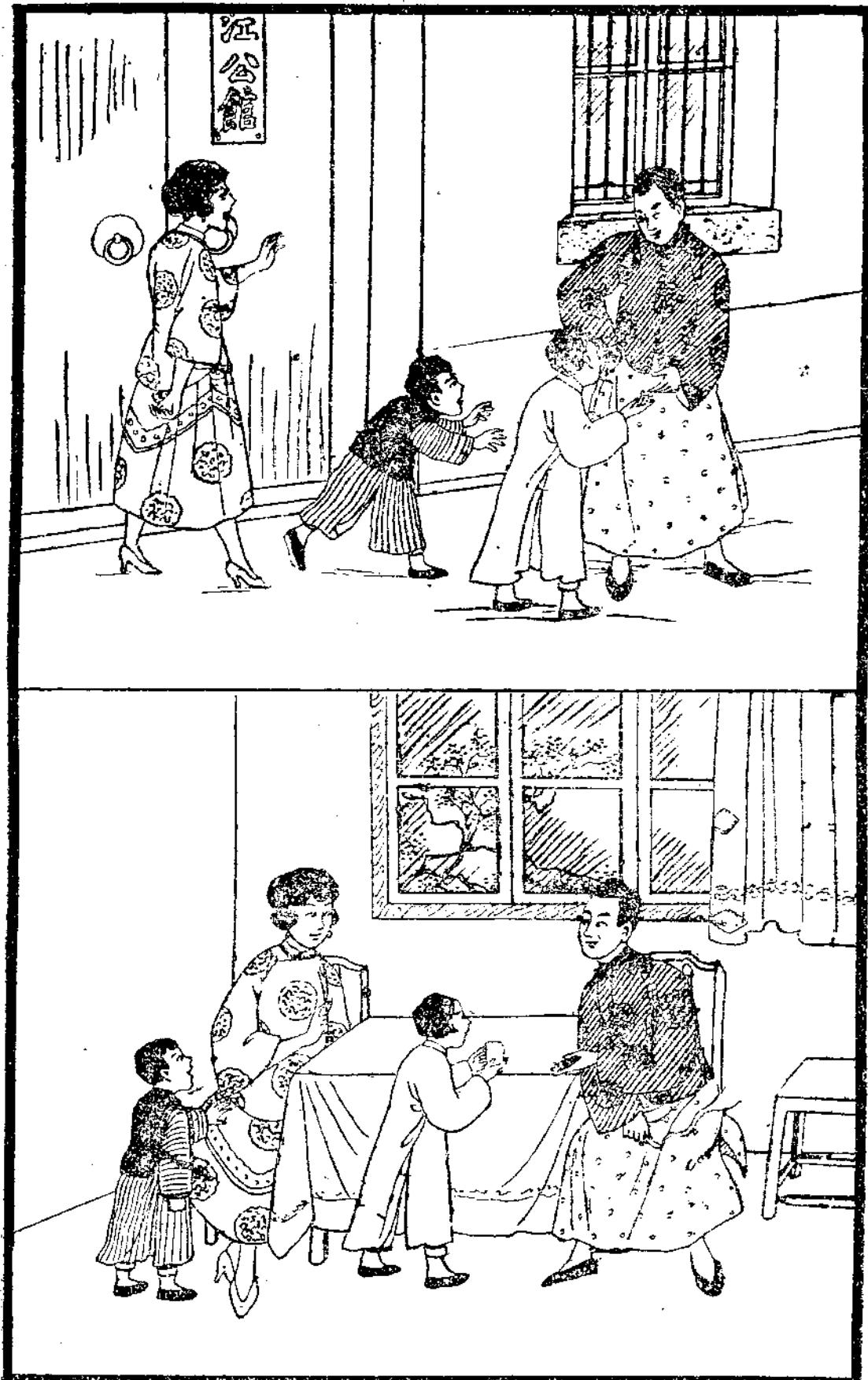


會就到這裏來。花如玉喜孜孜的收了魚。小孩才提了魚籃出去。周敦秉已笑嘻嘻的來了。花如玉迎着問道。你打算請甚麼客用得着買這些魚呢。周敦秉正色道。你不是約我今日送鬼給你看的嗎。花如玉點頭問道。看鬼要買這些團魚鯽魚做甚麼呢。鬼歡喜吃魚嗎。周敦秉大笑道。你吵着要看鬼當面看了鬼又不認識。花如玉詫異道。那些團魚鯽魚就是些鬼嗎。你昨夜又不向我說明。我怎麼會認識呢。周敦秉搖頭道。團魚鯽魚那裏是鬼。那送魚來的才是鬼呢。四個鬼都和你談了話。你還沒看清麼。花如玉不相信道。送魚來的我看的明白。分明是四個人。如何硬派他們做鬼。周敦秉打着哈哈道。於今的人鬼本也難看得分明。不過你纏着我要看鬼。我就祇有這種像人的鬼給你看。再要看却沒有了。花如玉似信不信的問道。那們些魚怎麼弄了吃呢。周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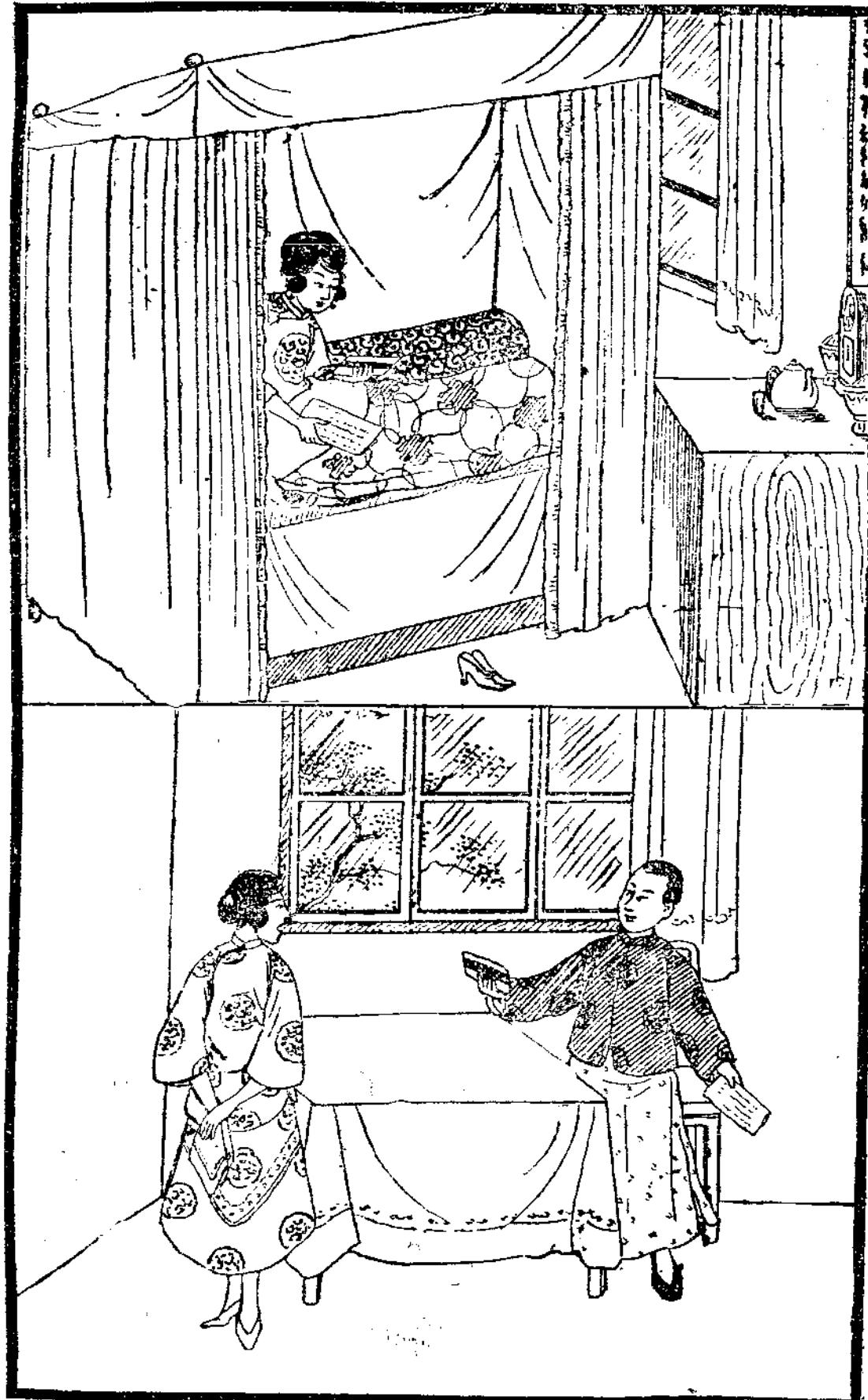


秉道。你說怎麼好。就怎麼弄。但是要你親自動手。花如玉走到養團魚的水缸跟前一看。不覺大吃一驚。水缸裏何曾有一隻團魚呢。祇有七八片梧桐樹葉浮在水面上。撥開梧桐葉看水裏。清澈見底。一無所有。花如玉很是疑惑。連忙跑到養鯽魚的所在一看。浮滿了一缸的竹葉。不見有一條鯽魚。再看鯽魚缸。竟是一缸水藻。對着缸裏怔了一怔。回身出來問周敦秉道。你搗甚麼鬼。分明許多團魚鯽魚。我親手倒在水缸裏的。怎麼一會兒都變成竹葉樹葉呢。周敦秉點頭道。你看錯了。花如玉連連搖頭道。不錯不錯。魚都不認得嗎。周敦秉點頭道。分明是鬼。你看了偏要說分明是人。分明是竹葉樹葉。你看了偏要說分明是魚。我如何爭得過你呢。像這樣拿鬼當玩意兒的事。周敦秉時常在班子裏做給一般妓女看。有時妓女偶然閑談到食品上。說某某地方的甚麼。

第七十五回 四毫錢情天撥雨



第七十五回 一封書醋海興波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七十五回 四毫錢情天撥雨 一封書醋海興波

江二少爺看見B.B.也陡的一呆。他不料昨天巧遇了。今兒又是巧遇。講他心中果然很愛B.B.不過自己於花月場中的資格尙淺。素知B.B.是個老口不敢以鷄肋當尊拳。因此祇能存一個單相思。遇見B.B.饑眼飽看一陣搭說話。固然不敢就是丟眼風。也恐得罪。不過有時候碰着B.B.的小兒子也在門前。那就是他討好美人的機會來了。不是糖果吃。局便是銅元角子給與孩子。故意令B.B.看見得他笑眼。一顧二少爺的心中就覺得滿意了。這二少爺名喚子宣。女色上面未嘗沒有工夫。不過素來在女學生中掏摸。對嫩口尙有餘力。對老口則自知不。

是敵手。他現在已攀了親。據說也是自由相識的訂婚之後。時相過從好在近年。毛腳女婿盛行未婚妻家裏走走也未嘗不別有一種樂趣。所以他想 B B 不着就跑過去和未婚妻談談倒也算得慰情聊勝於無哩。那小二童子何知得着子宣的甜頭。慣了便時常到弄裏去候他。但是子宣若不遇 B B 在旁邊的時候。即有所給也不過是銅元一二枚。惟有碰着 B B 眼見的時候。別說角子了。就是洋錢他也願意的呢。今天他預備到一處所在去身邊祇帶得兩個雙毫。看見阿大小二都在想祇給一個未免太偏。若給兩個車錢又沒有了。不過難得 B B 站在面前。大小兒子都在要討好的機會。莫過於此。就是沒車錢。拚兩條腿跑跑也願意的念頭轉定。便摸出這兩個銀毫。走過 B B 面前。笑嘻嘻的給與阿大小二各人一個。兩個孩子接了。B B 教他們謝謝叔叔。這句話雖然算教孩子謝其實就同。B B 自己的謝差不多。這乃是從前所沒有的。也是 B B 昨夜打佈下的計劃。

所謂給他一點兒機會者。就指這句話。子宣果然受寵若驚。連稱不敢。接着B.B.又像自己說。又像教孩子說似的道。常蒙叔叔給錢。不是很罪過殺人的嗎。說罷。眼梢帶着子宣微微的一笑。這一笑幾乎笑失了子宣的魂。慌忙足恭答道。這是隨便給他們買糖吃的。何勞女士掛齒。女士兩字分明是對B.B.講的話了。於是B.B.又對子宣盈盈一笑。道。孩子們實在不懂規矩。叔叔給他錢買糖吃。他連謝都不謝。一謝子宣笑說。女士講那裏話。彼此隔壁鄰舍。給孩子幾個錢。何勞如此。客氣。B.B.又對他一笑。低聲說。今兒你在家裏不上學堂麼。這一句話就從孩子的面上移到本身來了。子宣何幸上學堂。這句話得出於香口之中。那時候他心裏的歡喜。簡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了。一面也涎着臉兒回答B.B.的話道。我們學堂裏今兒沒有課。可以不必去的。B.B.說。這倒適意得很。今兒大約沒有事裏面來坐坐罷。子宣聽說。還當是做夢。以爲醒着。決沒這般好機會。那有一答話就升。

堂入室的道理而且自己不過給了他孩子四角小洋B B也未必肯讓他。這便宜貨呢其實却是子宣錯看了人。B B家裏張三李四都可以去得外國人中國人也不知走過了多少。有何價值可言。當下他想無論是真是夢。既然他親口喚我進去。我暫時的光終得占他一占就是做夢且待醒來再作道理便了。於是他也更不多言。惘然隨B B到了裏面。起初他以爲B B相貌旣生得這般齊整。他家裏的陳設也一定考究異常。豈知一到他客堂中。不由暗吃一驚。只見滿堂凌亂。檯椅桌櫈不是斷脚便是缺欄。那裏像他這種人住的呢。然而子宣的目的在人不在物。所以破椅子上坐下來。比了坐繡花緞面的沙法還適意呢。B B讓他坐了。便教大兒子倒碗茶來。叔叔吃。子宣連稱不必客氣。然而自己要想尋一句客氣話出來和B B攀談攀談。却再也思量不出。祇可讓別人對他連一接二的客氣過來。B B送了茶。又問老太爺太太身體都好。子宣想該死。這句話很

現成的。爲何倒讓他先說了呢。於是答應了個好字。B B 又說。你家老太爺爲人真正和氣得很。看見我們。終是笑嘻嘻的。子宣暗想。不好。別要老頭子也看中他罷。鬧一個父子同窯。是不得了的。其實却是 B B 順口牽來作談話的資料。倒惹子宣耽起心事。兩下你一言我一語。何消多少工夫。早已同老朋友差不多咧。今天子宣本與他未婚妻約着。同到影戲館看電影。但是現在和 B B 說了話。不由得暗想。與其和未婚妻同出去。不如和 B B 同出去的更甜蜜。問 B B 可巧今兒沒有事。答應可以同他出去。於是子宣也決意爽他未婚妻的約了。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因他自從訂婚以來。說是一素來沒失過他未婚妻的信。可知愛情上面容不得一點兒障礙。現在 B B 和子宣熱度增高。便是他未婚妻方面一個大的障礙。咧。這夜他兩個偷偷掩掩在某處一爿小影戲館裏看了會電影。子宣爲着大影戲館。怕他未婚妻前去尋找。所以不得不擇其小者而看之了。黑暗之

中當然免不得有許多親親熱熱的言語。文文明明的舉動，大概曾攜意中人同看過電影者，自能體會得出。也不須做善的煩絮咧。子宣和B B雖然得意可憐，他未婚妻張鳳珠女士在家裏弄得他芳心欲碎。望眼將穿俗話說等人心焦。何況所等又是他獨一無二的心上人。所以焦處也比旁的人更焦咧。這鳳珠女士倒是個很文明的女學生。不過脾氣太賣老了一點平日喜歡談論道德。他自己所以和子宣得締秦晉之好者也從這道德而來。你道爲何？原來有一回鳳珠和子宣都在某姓家吃喜酒。那時他二人還素昧生平。當衆賓客鬧新房的時候。鳳珠也在新房裏。不知誰人請他吸香烟。他正在呼吸的時候。被子宣看見了。便用調笑的口吻和對他說。少年女子吸不得香烟。多吸了香烟。未免有背道德。所謂鳳珠老過了頭。更兼是個道德迷。聽了他這番話。以爲這個少年倒能解得道德。大有衆醉獨醒。衆濁獨清的神氣。心中欽佩得了不得。當時非但立刻將那支香烟。

頭。拋。棄。還。重。重。表。示。了。一。番。感。謝。自。此。之。後。兩。人。便。做。了一。對。道。德。朋。友。接。着。就。  
道。德。訂。婚。成。了。個。道。德。未。婚。夫。婦。今。兒。見。子。宣。不。能。夠。信。守。成。約。豈。非。在。道。德。之。  
中。多。出。了。一。點。不。道。德。的。行。爲。來。了。嗎。因。此。非。常。忿。恨。第。二。天。就。寫。了。封。信。去。責。  
問。子。宣。子。宣。倒。有。些。着。急。再。一。想。橫。豎。他。已。和。我。訂。了。婚。約。逃。不。到。那。裏。去。的。究。  
竟。B。B。是。新。朋。友。不。能。不。巴。結。一。點。脫。了。手。祇。恐。他。不。肯。就。我。範。圍。那。是。怠。慢。不。  
得。的。甯。可。薄。於。彼。而。厚。於。此。不。願。自。失。機。會。所。以。竟。連。鳳。珠。的。信。也。不。回。鳳。珠。原。  
信。本。教。他。自。己。去。面。談。的。但。是。今。天。子。宣。已。約。着。B。B。三。點。鐘。出。去。游。園。還。要。吃。  
大。菜。又。要。看。電。影。那。裏。抽。得。出。工。夫。呢。鳳。珠。又。眼。巴。巴。盼。望。了一。天。片。紙。全。無。人。  
面。不。見。心。中。轉。有。點。着。急。恐。怕。子。宣。或。者。在。家。患。了。急。病。或。者。路。上。受。着。危。險。因。  
爲。時。下。車。輛。紛。馳。行。路。的。每。易。患。生。不。測。這。倒。是。理。應。擔。一分。心。事。的。呢。可。憐。子。  
宣。雖。是。個。毛。脚。女。婿。鳳。珠。倒。不。是。毛。脚。媳。婦。除。了。寫。封。信。是。他。拿。手。之。外。別。的。竟。

沒有法子了。後來想自己雖不能親往江家。娘姨丫頭未嘗差遣不得。於是就打發一名使女前赴江家。這已是第三天事。可巧子宣還在家裏。沒有出去。當下就被這使女捉了回來。鳳珠女士見他既不害病。又不受傷。未免滿肚子惹氣。責問他。一不該失看電影之約。一不該置他的去信於不顧。似此行爲。何以全信。何以全道德。子宣免不得造幾句鬼話。瞞過他這兩天失信的痕跡。好在鳳珠女士平日素當子宣是個誠實少年。所以很相信他的說話。一天雲霧頃刻開霽。本來夫妻無隔宿之怨。何況他們還是未婚夫婦呢。不過這一天他兩個雖已言和。無奈子宣傾心BB之處。比較的實重過於鳳珠百倍。所以一轉背又只有BB沒鳳珠了。如是一而再再而三。連連失信。子宣雖對着鳳珠。回回有一番剖白。但是鳳珠不比得聊齋誌上的木雕美人。有心肝終有一番計算。他覺子宣近來情景。和往日似乎變了。這其間不免蹊蹺。故而用足心思。明查暗訪。居然被他訪出子宣

天天和B B 混在一起。影戲院蹤跡最多。別處游戲場所倒少有發現。原來B B 怕被惡克司碰見。所以不敢與子宣同往熱鬧的地方。影戲院中一則B B 素知惡克司不愛看電影。二則行動上也彷彿自由一點。故此百看不厭。視爲酬情獨一無二的好地方呢。至於惡克司近幾時所以不來找B B 游玩者。皆因他這幾天正用全力敷衍那一班華僑。他們所談的一塊地皮。將次成熟。成交之後。他一個人有三萬金好處。因爲金錢不得不暫將美色丟開。正和子宣爲美色拚命把金錢浪用的成個對照。子宣自身本來沒錢。娘那裏又無私蓄。父親江不愚還是嗇鬼。最喜歡收集金石古玩。兒子要他的錢。可十回有九回不答應。子宣不遇B B 猶可。一遇B B。彷彿到了銷金窟裏。要不花錢那裏綑得起。場面更焉能博得。他意中人歡喜。父母跟前討不着。無可奈何。只有將他老子寶藏的小件頭玉器。帶一二件出來。自己不能出面。便託B B 母女代他抵押典質。好在B B 母女本

是做這種事業的慣家。他們自己的家私也從這條路上光的。子宣託付他們。正是寶劍遇了烈士。紅粉碰着佳人。一拍就此合符。什麼東西都有個去路。凡此種種。子宣家裏人雖不知道。鳳珠倒沒有一樣不被他打聽了出來咧。他雖然是一個女道德家。但酸素乃是人人脾胃中一種富有作用的原料。任他道德家也不能免。此當其盛怒之餘。沒有別的法想。惟有再寫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去責子宣以大義。中有若不立刻悔悟。和B B斷絕關係。自己情願和他解除婚約。退位讓賢的話。以爲子宣看見他這封信。一定有點兒怕懼了。一方面又曲曲的寫了封信給B B。大大的和他講一講道理。這封信是晚上寄出。清晨送到的。B B還在被中。香夢初迴。惺忪倦眼。拆開這封信。見筆緻老勁。還當是男人手筆。但字裏行間。酸氣直冲。倒大有咄咄逼人之勢。B B初看還不甚了解。仔細再看。方覺有異。只見上寫着。

B B 女士粧次。珠與女士無片面之識。無裂眦之怨。以珠而致書女士。固不當也。以女士而破壞珠與江君之好事。則又誰之過歟。江君者。一謹。願誠懇之少。年也。具高尙之道。德得良好之教育。故與珠訂婚之後。愛情甚篤。雖有要事。必抽暇一過。珠之門。其由來也久矣。乃自與女士初識之夕。卽置珠成約於不顧。是則首令此誠實少年。造成不守信無道德之行爲者。皆女士一人之罪也。嗚呼痛矣。旬日以來。江君於珠處。蹤跡頓疏。而與女士。則無日不出入於影戲場中也。使淺識者見之。必以女士爲江君之未來新夫人。而置珠於何地。則珠與江君形式上之夫婦已爲女士破壞盡矣。長此以往。勢非令珠與江君解除婚約不可。使女士而小姑無郎也。則珠即潔身引退。令天下有情人自成眷屬。固亦未爲不美。其奈女士旣羅敷自有夫矣。庭前綠葉久已成蔭。更何戀於此。使君有婦之江君。而必欲與珠作愛情上之奮鬥乎。假令女士奮鬥而獲勝。又將

置江君於何地。此珠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微聞江君自與女士游浪以來。學業荒蕪。金錢耗費。家藏珍玩盜出不貲。亦女士爲之轉售事果屬實。則不獨使江君爲愛情上之蠹賊。家庭中之罪人。又陷之於盜賊之行者。亦女士所手造焉。珠聞之。女子爲國民之母。其自持應如何。高尙斯足爲國民表率。若女士之陷人不義。破壞青年道德。其直接受禍者爲江君。而間接流毒於社會者。當亦非細。女士縱不爲江君計。爲社會計。詎不一思。庭前承歡之二子。受阿母之薰陶。將來果能得良好之教育否。乎是害人適以自害。亦珠竊爲女士不取者也。珠與江君既訂婚。於先在法律上爲正當之夫婦。故夫有不道德不名譽之行。爲婦固有權出面干涉。之女士欲留顏面。欲保人格。當採納珠之忠告。自今伊始。與江君絕其勸導之責。當由珠自任之女士能納此忠告。則不獨珠一人感德。江君之父母亦當額手稱慶。萬一置珠言於不顧。而仍自以陷人爲得計。

者。則珠。自有。相當。對付。之手段。在勿謂言之不預也。特此警告。張鳳珠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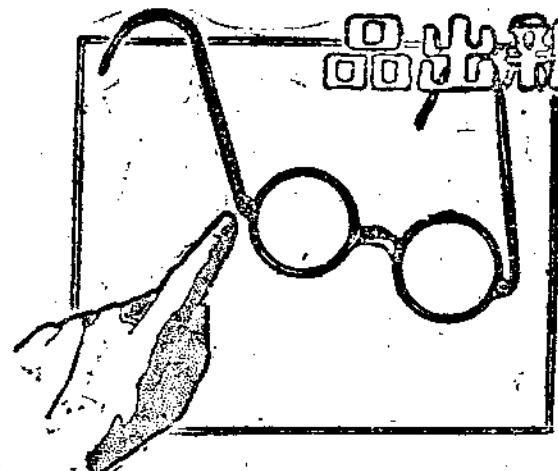
B B 肚腹中本來有限。看了兩遍。十成中祇有三四成了解。不過在先曾聽子宣告訴過他。未婚妻名喚張鳳珠。所以他也曉得這封信一定是子宣未婚妻寫來罵他的。這就大大的有氣了。決意將此信候子宣來時。令他自己去看。非得要他給還我兩句話不可。又見信裏頭。他口口聲聲。自表和江君愛情多麼樣好。暗想他兩個尙未成婚。居然講得出這些話。可見其人面皮之老。無怪子宣說他老氣橫秋。咧再表子宣方面。雖然也接到鳳珠的信。不過他還當和從前幾封恐嚇他的信一般用意。並不以言辭激烈爲慮。到了時候。仍興緻勃勃的上B B 這邊來請安。見B B 面上。非但毫無笑容。而且頻頻對他眨白眼。子宣見了。大爲詫異。叫一聲吾愛。今兒你莫非受了誰的委屈嗎。爲什麼一早起來。就這般的不高興呢。B B 臉一沉。說這句話。不應該。你問我的子宣聽了。莫名其妙。祇可陪笑臉說。你

的事我怎能不問。就是你不許我問。我良心上也必須要問一問。方能夠放心得下呢。B B更不多言。取出那封信。丢在地下。說你要問的。你自己去看罷。這是誰給我受的委屈。說罷。背轉身去弄衣裳了。子宣灣腰拾起地下那封信。拆開看得兩三行。就手足都發起抖來。看到後來。越看越急。祇覺面熱手冷。身體搖動。看完信魂魄都飛。不是手扶着檯。幾乎倒下地來。B B雖然背向着他。但從着衣鏡中。仍看得見子宣的舉動。見他如此。恐其急壞了他。心有不忍。因此掉轉背說。你現在看清楚了沒有。究竟是誰把委屈我受的。子宣沒有話說。用手打自己的嘴吧。說算我該死。我萬萬料不到他敢寫信來得罪你。現在我先自己打幾下子替你出氣。慢慢的我一定同他辦交涉就是了。B B冷笑說。好容易的話。辦交涉不過是一句空言。誰知你當真辦與不辦。罵却是我委實被他罵過的了。天下豈有輕口罵了人。就空言一句辦交涉可以了結的。寫信之人。我雖同他面不相識。但是

你却是逃不了的。好在他信上說丈夫作事。老婆可以干涉。現在你老婆罵人。我同你丈夫說話。也未嘗不是正當手續。你打算自己裝死腔。打幾下嘴巴。可以避重就輕。脫卸干係了麼。這椿事勸君休想。我面上符是貼不進的呢。子宣急道。你意思教我怎麼呢。這椿事委實不是我的過失。我始終也沒曉得他如此大膽。敢向太歲頭上來動土的。現在你要打要罵。我都願意受你。若說是我有意來得罪你。這句話殺了我頭也不能冤枉受的呢。B B 冷笑說。不錯。喎着老婆的事。挨打受罵。都是願意。可見得自家人究竟比衆不同的了。子宣更急。說這是我爲着想舒你的氣起見。不然我爲什麼要代他人受過。B B 說。不要分辯了。分辯也是徒然的。我只消曉得你的意思就夠咧。子宣聽他這般說。急得恨不能拿一顆心摳出來。讓他看一個仔細。一句話都講不出了。看看手中那封信。恨他不過。又不敢撕扯。扯破了恐怕B B 說他毀滅證據。更要冤蒙不白。只能夠用手緊緊抓住

了。在抬上很命的敲。彷彿可以敲得他痛似的。却不料痛的仍舊是他自己的拳頭呢。B B此時心裏頭倒一點兒氣都沒有了。不過打算借此弄弄子宣開心之意。可憐子宣真同喪心病狂了一般。忽然跳起來對B B說。你放心。我包你有個場面。橫豎他信上面常拿離婚挾制我。我拚着同他離婚。今兒非得要他來給你叩頭服禮不可。說罷也不待B B答言。就此三腳改作兩步的奔了出去。不知他此一去果能夠使得張鳳珠女士親來向B B叩頭陪罪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 電鑲鍊



魯克眼鏡

遠東眼鏡公司

◎ 上海大電話中華中央三馬路南路首 ◎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鍊眼鏡，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又新出一種（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各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專家，專科債棟，詳加檢驗，故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 烏鵲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種德園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  
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  
一〇六號

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

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

(價目)

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

角單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止咳

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咳嗽

湯火燙傷刀傷疔瘡溼毒無名腫毒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萬大患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日過

## 投稿簡章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編輯主任者任輯編理發印總所行編者發行所  
漢北奉天口京太原長沙電話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世界施嚴  
獨濟書局羣鶴局局局局局局江紅路書局局局局局局局  
界界界界界界北馬四中界界界界界界海海海海海海  
上上上上上上世世世世世世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十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卷之三十一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印 承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號屋 中市 路馬四海上